

新井一二三文集 04

あらいひふみ

午后四时的啤酒

〔日〕新井一二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四时的啤酒/(日)新井一二三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7-5746-6

I. ①午… II. ①新…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9125 号

Copyright © 新井一二三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田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图字:09-2010-336 号

午后四时的啤酒

[日]新井一二三著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54,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5746-6/I·3396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6162648

序 来自生活的灵感

序 井一二三

记得多年前看过郑念写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乃阔家千金在中国“文革”期间饱尝苦头的真实经历。

她在民国五年于北京出生,二十岁时留学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嫁给了中国驻澳洲外交官。共产党掌权后,夫妻回上海为英国石油公司做事。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马上以英国间谍的嫌疑被捕,一关就是六年半。

那是英文平装本长达六百六十一页的特厚一本书,因为实在很好看,我竟花两天两夜一口气就看完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的个性。

她被捕当晚,平生第一次在满处灰尘的监狱里,睡觉以前先把口袋里的面纸拿出来,一张一张地贴在床边墙壁上。即使在牢中,郑念也要尽量把自己的居住环境弄干净、舒服;因为从小在优越的条件下长大,她熟知人的自尊心是以生活中的细节为支柱的。

直到被捕那一天,郑念都住在大洋房,身边始终有好几个佣人,恐怕女主人从来没有亲自收拾过房间。然而,一到紧急时刻,她就自然地发挥起能力来,通过小小的动作去改造悲惨的现实,将破监狱化成小公主的朴素宿舍。

那场面给我的启发非常大。

比利时的诺贝尔奖得主,剧作家梅特林克在《蓝鸟》里暗示:幸福就在我们身边,默默地等待被发现。

看过《上海生与死》以后,我对日常生活的态度跟从前不一样了。人之幸福、生命之充实,并不取决于物质环境的优劣,而取决于个人的自尊心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

当然,郑念能够那么自重,大概是一贯都过得很富裕的缘故。但是,一下子抓到了大笔钱的暴发户往往凡事粗糙,缺乏细腻的感受性以及对事物的品位。那么,我们究竟该追求什么?是钱?还是品位?

我认为:自尊心才是修养的最终目的;品位则表现在日常生活上。

这本书收录的十五篇文章,都反映我这些年来具体生活。

从恋爱、结婚、怀孕、到照顾小孩,由我看来,全是一场又一场,现实生活中不停演出的戏剧。写剧本、演戏、导演、设计舞台,每一环节都得发挥创造性。花半辈子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念和美感,终于能够体现在人生舞台上了。多么有意思!

一个人生活也好,两个人生活也好,一家人生活也好,主要看你怎样生活。只要是认真、细心地过日子,生活始终会充满着惊喜,永远是创造灵感的来源。

有自尊心的人,一定有充实的生活。金钱和物质都不可能衡量幸福。当你双眼认定了天空或大海的颜色时,那里就有蓝鸟了。

目 录

序 来自生活的灵感 / 001

幸福的定义 / 001

蜜月之味 / 013

午后四时的啤酒 / 025

植物的日子 / 037

开拓者精神 / 049

三角关系 / 061

不伦之恋 / 075

神话的时间 / 089

钢琴情结 / 103

便当的味道 / 117

汽车与手机 / 129

寂寞的餐桌 / 141

咸菜和梅酒 / 155

东京怀旧旅行 / 169

日本年节菜肴 / 183

蜡烛之夜 / 195

东京泡沫妈咪 / 201

懂得享受慢食的人 / 215

幸福的定义

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就问了我两件事情。

“你最爱吃什么东西?”

“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小伙子有点奇怪。

但是,他样子属于我喜欢的类型。

经思考,我认真回答说:“我最爱吃豆。毛豆、黄豆、花生米、玉米、杏仁、腰果,样样都很喜欢吃。”

第二个问题则比较难回答了,我考虑一阵后才说出:“世界上有几个知心的好朋友,会觉得很幸福。虽然不经常见面,但是偶尔通信、通电话,心里就很暖和。”

当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时,他点着头微笑,看来相当满意的样子。可是,听着我对幸福的定义,明显不高兴起来,说:“你以为远处有朋友就幸福?有没有搞错?”

“那么,你自己呢?最爱吃什么?对幸福的定义又如何?”我反问。

“我……最爱吃肉。至于幸福的定义，暂且说还在研究中吧。”

我在加拿大、香港生活了好几年，身边很多朋友吃素不吃肉，习惯于那种文化以后，见到一个人公开说爱吃肉，觉得特别新鲜，虽然有野蛮之嫌。

实际上，我自己都蛮喜欢吃肉的。尤其对玫瑰色半熟羊排可以说情有独钟。但是，曾有两次，跟男性朋友出去吃晚饭，在菜单上发现羊排恨不得吃，人家却婉言表示抗议，结果稍微闹了别扭。

不同菜肴就没有感情发展

记得第一次是在铜锣湾的香港游艇会。看着黄昏海景跟金发美国律师共餐,本来会是浪漫的场合,然而打开菜单的刹那,彼此口味之分歧太明显了;我坚持要吃羊排,对方要吃蔬菜咖喱。只能说老天爷不作美,连话都不多了,匆匆吃完之后,各回各家去了。

第二次则在兰桂坊的意大利餐厅。坐在对面的上海文化人样子很潇洒,但是对我提到的羊排还是没有兴趣,若无其事地说:“我要意大利式生鱼片。”从礼节的角度来说,也许我应该做妥协,更换自己的选择才对。然而对于玫瑰色的半熟羊排,我实在太爱吃了,连一次机会也不想错过。

通过两次失败,我深刻体会到:一对男女吃西餐,虽然可以点不同的菜肴,可是如果两人想吃的东西太不相称的话,感情发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于是被刚认识的日本小伙子问到最爱吃什么东西之际,我没有老实回答说羊排却说豆,算是从经验学来的防御动作。谁料到,人家竟然说最爱吃肉。我刮目相看了。

和我去世界各地吃肉吧！

后来开始跟他约会，我最吃惊的是，无论在什么餐厅坐下来打开菜单，两人要点的东西总是完全一致。

若在澳门离岛的海边食堂，彼此说：“饮料要喝冰凉的葡萄牙产绿色葡萄酒。菜肴呢，先来炸沙丁鱼和辣香肠，然后吃螃蟹咖喱和蒜头面包。这样就好了吧？”如果吃喝得特开心，想加菜的话，再打开菜单，两人同时说：“红酒炖牛尾。”彼此点头微笑，场面特别和蔼，从来不会闹别扭。男女之间对不对劲儿，好像跟胃口直接有关系。

当我们订婚时，他问我：“要不要跟我去世界很多地方吃各种各样的肉？”对他来说，肉代表美味。

正逢春天，我们在东京他的公寓，一起吃了来自富山湾的萤乌贼刺身。这种乌贼非常小，全长才三厘米左右，全身透明，听说晚上在海里跟萤火虫一样发光，因而有萤乌贼之名。把整个的生乌贼蘸了点酱油和山葵后放进嘴里去，非常嫩而几乎感觉不到有骨头，稍甜稍咸的黏液缠住舌头的快感

特别强烈。跟冰凉的清酒一起吞下,则百分之一百地感觉到生活在日本的幸福。

我在海外待了十二年,少有机会吃新鲜的海产,何况是日本土特产,于是加倍觉得幸福。把一只接一只的萤乌贼放进嘴里去,闭着眼睛慢慢咀嚼。

“你怎么闭着眼睛吃东西?”他在旁边问。

“这样子集中精神去慢慢品味,才尝出滋味来。”我回答道。

后来,每到春天,我一定想起那次吃的萤乌贼。可以说,我是为了它而放弃了海外浪子生活,回到故乡东京定居的。

春天在鱼店门前摆出一大堆发亮的萤乌贼,让我意识到;跟他一起的生活又进入了新的一年。正如五月的鲹鱼、八月的海鳗、九月的秋刀鱼、十月的鲑鱼子、十一月的牡蛎、十二月的鳕鱼、元旦的鲱鱼子。跟餐间墙上贴的挂历一般,应时海鲜标志着岛国的季节。

爱情的力量

他当初卖关子没告诉我自己对幸福之定义;订婚后不久,有一天吃晚饭时,却无人过问由自己讲起来:“我长期思考幸福是什么意思。现在清楚地知道了,幸福就是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慢慢品尝美味而彼此说多么好吃。”从此以后,这就成了我们俩对幸福的正式定义。

“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慢慢品尝”、“美味”而“彼此说多么好吃”,四个条件全满足,而且每天三顿饭一定满足,身体力行起来并非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一开始,我们俩都不会做菜。

我们结婚得比较晚,直到三十五岁,彼此都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的日子里,到世界各地的著名餐厅、流行食肆吃饭的机会可不少。尤其他长期为美食家杂志撰文,关于食物的知识相当丰富,连对最高级的黑鱼子都很熟悉。然而,自己做菜的经验却少得可怜。

说实在,跟他结婚,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不会做菜。曾

经专心读书、工作的年代,总觉得料理家务不好玩,从来没有认真学过。所以,像烧蛋卷、烤鱼、炸天妇罗、泡咸菜等日本料理的基本操作,我都一律不会,需要一点一点练习。唯一的优势是在海外吃过各地的风味,看着原文书做起来,结果会相当地道。英国式烤牛肉、烤羊排或者腰果鸡丁、鱼香肉丝,都是在日本很少吃到的菜式,由他看来特别新鲜。

在国外,我认识的文化界男性多数会做菜。北京作家烧的芹菜肉丝、法国画家弄的奶油意大利面、加拿大摄影师炖的牛骨髓、德国卡通作家烤的苹果派,都仿佛他们的个性,于是印象加倍深刻。我希望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会做菜的男人。何况,我父亲原先当过寿司厨师,在家都经常给孩子们吃亲手做的美味。因而,结婚以前,我特地写一封信,请求他也学会烹调技术。

爱情的力量实在伟大,他举双手赞成,马上到新宿的百货公司去买了一套厨具以及几本书籍。一把菜刀、一把肉刀、一把切鱼用的柳叶刀和大中小三个平锅和大中小三个箬篱,全是东京老字号商店木屋的产品,花费应该不小。他每天打开书自己练习,不久就学会了把整条鱼切成刺身的方法。之后,他拿手菜增加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我这个新娘。

有一天,我在他公寓的柜子里发现了一盒又一盒原封不

动的西式盘碟和咖啡杯,均为白底上印了深蓝色条文的欧洲名牌,还有水晶玻璃做的葡萄酒杯和香槟酒杯各六个。他说是早几年买的,准备搬进了新居后就拿出来用。至于餐桌,他都已经调查好要买英国一九二〇年代的古董。看来,这个人对饮食生活真有蛮高而具体的理想;不仅不惜钱,而且不惜力。

挑战的到来

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日子里,每天一起床,他就到厨房泡咖啡去,我则到洗澡间淋浴。边喝新鲜的咖啡,边吹干头发时,从厨房传来他准备早餐的声音和香味,我觉得自己是全日本最幸运的新婚妻子。

上午的工作完毕以后,午餐由我准备;下午到了五点钟,一起出去散步,顺便逛市场决定晚上要吃什么东西,回家后一起站在厨房里并肩烧饭弄菜。英国古董食桌上,摆出在翡冷翠^①度蜜月时买的烛台,用欧洲制膳具和水晶玻璃葡萄酒杯,我们俩面对面地就餐,感觉实在美满至极。

幸福意味着“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慢慢品尝”、“美味”而“彼此说多么好吃”。按照这定义,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年,真是非常幸福。两人都在家里写作,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连夜的烛光晚餐充满着浪漫的情调和五官的快乐。

① 即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编者

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新婚生活是人生中的例外而不是常规。谁料到,仅仅十个月以后,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如何创造幸福的生活,真正的挑战是这个时候才开始的。

蜜月之味

每次见到快要结婚的年轻人,我和老公都齐声劝告说:
“第一,非得买钻石戒指不可。第二,非得去蜜月旅行不可。”因为买钻石戒指和去蜜月旅行,都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宝贵的场合,怎样后悔都来不及的。

你以为其他时候也可以买钻石戒指?

当然,没有法律阻止,大概也没有人反对。但是,脑袋清醒的时候,谁愿意以一万美金换取一块石头,虽然它比其他石头漂亮一些。冷静、理性的人,即使有闲钱,特想买戒指,都一定会选择买十个一千美金的。你说是不是? 那样子才合逻辑。只有被热爱烧坏了脑袋的傻瓜偏偏要买钻石戒指,因为跟深红色玫瑰花束一样,它是公认的爱情象征。也就是说,钻石戒指之所以宝贵,是它代表痴情的缘故。

小伙子的痴情

刚订婚的时候,我们脑袋还比较清醒,打算去 TIFFANY 买个白金戒指,才几百块美金而已。但是,婆婆听到以后,决然反对,向自己的儿子宣告:“你应该给她买颗钻石,如果你不买,那我去买。”

原来,三十多年以前,她嫁给公公时,日本社会还相当贫穷,像西方般男人给未婚妻送订婚钻石戒指的习惯还没有普及。后来,国家慢慢富起来,年轻一辈的日本女人,一订婚就炫耀指头上发光的钻石了。婆婆看着很羡慕,然而公公是老一辈的日本男人,想不到给妻子赠送戒指,何况是“相当于三个月薪水”的高价钻石。

“钻石订婚戒指应该买价钱相当于新郎三个月薪水的”这一公式,如今在日本非常流行。我估计当初是某家珠宝店的老板瞎编说的。尽管完全没有根据,生性乖乖的日本小伙子们还是个个都按照这公式计算价钱而去买晶莹闪光的爱情信物了。

婆婆做了好多年的职业妇女,有自己的收入和存款,轻松买得起任何戒指,即使是“相当于新郎三个月薪水”的。于是,进入了中年以后,有一天她自己掏腰包去买了钻石戒指。听说日本新娘们收到的钻石平均只有一克拉大,她特意买了一点五克拉的。

实现了多年来的梦,她觉得高兴吗?没有。她发现,原来,钻石戒指是当自己做未婚妻的时候被未婚夫送才会有意义。也就是说,价值在于小伙子的痴情,而不是价钱,也不是晶莹闪光的透明石头本身。

我很幸运,有了人生经验如此丰富的婆婆。要不是她那时候决然命令自己的儿子花尽存款去买,恐怕我都得不到钻石订婚戒指,多年后跟她一样自己去买而感到扫兴都说不定了。

我们劝告年少朋友们一定买钻石戒指,原因就在这儿。总之,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人的一辈子没有很多次机会疯狂地浪费,那么趁机买个高价的痴情证据也好吧。

简直像做梦一般

蜜月旅行也一样难得。

婚前旅行去多少次都行,但是刚刚办完婚礼,脱下婚纱就手拉手搭飞机出发的蜜月旅行,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次。

推到暑假再去?不行,不行;说不定已经有喜了。生下了孩子再说?不行,不行;带小朋友去长途旅行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带小孩子一起去,已经不能算度蜜月,而是家族旅行了。所以,你还是得匆匆去。

我们是办完婚礼,脱下婚纱,坐第二天早上的飞机,到意大利翡冷翠度蜜月去的。

之前,我们都去过欧洲很多次,但是这一次的印象就是不一样。首先,航空公司特意给我们准备好门口附近的两人座,旁边没有别人,而且伙食也是事先订好的蜜月套餐。这种安排好加强浪漫的气氛。在意大利,见到谁都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而受到祝福。向整个世界公开炫耀自己的幸福,是新婚两口子的特权吧。

翡冷翠是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两人手拉手走路就可以到市内大部分地方。巴士、火车等公共交通很发达,去邻近小镇如比萨、锡耶纳一日游也方便极了。

意大利也是众所周知的美食家天堂。我们在那边待的一个星期里,总共吃了差不多二十顿饭,没有一顿是令人失望的。有几次,吃了第一口,我们就相视而愣说不出话来,是实在太好吃的缘故。

真的吃什么都特别适口,简直像做梦一般。最后在机场的自助餐厅,我们还尽量把多种菜肴从柜台拿下来放在盘子上,也没有忘记取一人一小瓶红酒,以致收款处小姐竖着大拇指说:“行!”

最难忘的蜜月回忆

回到东京,日常生活中有了几样意大利纪念品。在超级市场买的桌布和餐巾,稍暗的绿色特别漂亮,很有欧洲味道,加上不需要熨平,非常好用。红色塑料做的乳酪粉碎器,不仅性能很好而且设计漂亮。在教会广场买的仿古烛台,特会造成浪漫气氛。

两人之间,常常交换翡冷翠蜜月的回忆。最难忘记的还是意大利菜和红酒。

托斯卡纳产的 CHIANTI 红酒,在东京也容易买到。但是地道的意大利菜,则很少有餐厅供应。于是翻翻在翡冷翠书店买的菜谱,开始自造意大利风味了。茄酱牛肚、洋葱鸡肝、家常肉丸、炸煎肉片等等多种意大利妈咪之味,在我家厨房都能够再现,更不用说鲜乳酪番茄沙拉之类。

从很早开始,在我家,意大利面是老公专门负责的。博洛尼亚式肉酱、番茄酱、鸡蛋熏肉、奶油乳酪、辣椒大蒜橄榄油等,花样逐渐多起来。他也去进口食品店采购多种意大利

面。光是面条就有细的、普通的、粗的、宽的、空心的。另外还有笔尖型、蝴蝶型、贝壳型等多种面。

我们在翡冷翠，几乎每晚都去火车站附近的比萨店。在别的餐厅吃完了晚饭，还不想回饭店休息之际，绕道去那一家，先吃点小菜喝红酒，最后才从容不迫地叫比萨来。以当地人为主的顾客们互相谈笑风生，也跟伙计聊天，整个铺子的气氛跟大学食堂一般热闹，虽然平均年龄恐怕大一倍。

地道比萨的味道，跟我们之前在日本或其他地方如美国、中国香港吃的都不一样。比萨师傅用手揉面、用手成形，把软绵绵的薄饼直接放进大炉子去，看起来跟北京烤鸭店的炉子一样火势旺盛。才几分钟就完成的翡冷翠比萨吃起来特鲜，国外用机器大量生产含化学调味料的冒牌货自然没得比较。

当初，我们在东京寻找作法地道的比萨专门店。但是，如果有，就价钱贵得离谱。家附近的一家，老板很热心地研究意大利的味道，价钱也合理。但是普通日本顾客宁愿边吃美国式比萨边喝可乐，老板不快活，不久就关门了。

为家人动手做比萨

那时，一份杂志介绍意大利进口的 DeLonghi 牌烤箱说：这种烤箱，不仅烤大块肉，烤全鸡都很理想，而且具备专用的比萨石，烤出来的比萨相当专业。

对我们来说，DeLonghi 牌烤箱简直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从此可以在家里做比萨吃了。

揉面是我的工作。小麦粉、酵母、糖、盐、橄榄油和温水，搅拌在一起揉呀揉，弄成两个拳头大的球形，盖上盖儿放在暖和的地方。过一个钟头拿掉盖子，醒过的面已经跟篮球一般大了，这回要在木板上擀成薄饼。

虽然清楚地记得翡冷翠师傅用手成形，但是我没有那个技术，只好用擀面杖，结果口感较硬。后来，我对面逐渐熟悉起来。几年工夫，终于能够用手成形了。这样子，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脆而不硬，地道得很呢！我好想向翡冷翠师傅做报告。在我想象中，他竖着大拇指，朝我挤咕眼说：“行！”

我做好薄饼以后，由老公做下边的工作。如今四口子一

起吃比萨,至少要三张了。他都一定做三种不同的味道,如:最基本的是番茄乳酪(Marguerita);放满了沙丁鱼和洋菇的一张;最后则是松仁核桃紫苏的绿酱比萨。

即使最初,家里做的比萨还是比外面卖的好吃,大概是不含添加物的缘故。久而久之,我们的技术水平慢慢提高,现在每次吃着,脑子里都浮现翡冷翠师傅的大拇指。

家里做面食的成本相当低:三张比萨用的材料,如小麦粉、橄榄油、乳酪、沙丁鱼、洋菇等的费用全部加起来,都绝对买不起半张宅配比萨。我们经常彼此说:“卖比萨很赚钱。要不要开铺子?”当然只是开玩笑。偶尔为自己家人动手做比萨会是乐趣;天天为了生活大量制造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儿子每几个星期,忽然会大声喊出:“我好想吃比萨!”他习惯吃的,就是父母合作亲手做的一种。

“这是你爸爸妈妈去意大利度蜜月学回来的翡冷翠风味,”老公给儿子解释。“有一天,你也一起去吧。那里的比萨真好吃呢!”

“意大利在哪里?要不要坐飞机去?那么就算了。我最怕坐飞机,会闷得慌,也会头晕。在家里吃爸爸做的就可以了,味道蛮不错嘛。”

听着儿子一本正经地那么说,老公就喜形于色。

午后四时的啤酒

每人的一生中会有几次高潮。每天的生活中也一样可以有几次高潮。目前,我每一天的第一次高潮就在下午四点整。

挂钟长针一到最上面,老公就从冰箱拿出啤酒来,倒满两个高脚玻璃杯,彼此说着“辛苦了一天”碰杯子,一口气喝下的冷冰冰碳酸十足的液体,马上渗透到五脏六腑的时候,我每一次都不禁喊出:“好幸福!”

如果有客人在,老公则会找来喝香槟酒用的长笛型杯子。倒的还是跟平时一样的罐装啤酒,但是,透过细长的水晶玻璃看从底部一点一点冒上来的很多小泡,简直跟海里的珍珠一样美丽。客人的味觉定受视觉的影响,保证会说:“哎呀,真好喝!”然后,瞪着眼睛,既羡慕又谴责似地问道:“你们每天都这个时候就开始喝酒的吗?”

“对!”我们夫妻边回答边相视而笑。

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生活的时候,到工厂做事的人,很

多都上午七点上班,下午三点就下班了。那样也足足工作七个钟头。早下班的好处是,回家后还有半天的自由时间。尤其是夏天采用“阳光节约时间”那一段,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天才稍转昏黑。

有一对中年华人夫妻,每天双双上班,双双下班后,又双双到附近小溪钓鱼去。先生原先在中国是大学教师,来到加拿大倒成了工人,别人可怜他工作不如意,然而本人却说:“这样子享受日子也不错啊。”达观人生的样子,令人联想到中国传说中的仙人。

上午九点钟上班的白领阶层也五点整下班,直接回家换穿T恤、牛仔裤,要么跟孩子出去打球,或者在车房边的工作间做木工活儿。省府多伦多的商业行政区和住宅区互不分隔,市民不必在通勤车上浪费宝贵时光。

回想加拿大的夏天,就不可不提到烧烤了。在自家院子里,或者公园野餐地点,给木炭点起火来,烤牛排、鸡腿吃,算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钱就买碎牛肉自己做汉堡,吃素者则烤黄豆蛋白质做的素汉堡。总之,简简单单的北美式家常便饭,在外头吸着新鲜空气、晒着夕阳吃,则会别有味道。

当年,有个日裔太太跟我在同家公司上班。她每天上午

跟大家一起喝咖啡,中午吃饭时也喝点饮料,但是到了下午就什么也不喝。我有一次问她口渴不渴。人家很昂然地回答说:“当然非常渴。但是,渴了几个钟头以后才喝的第一口冷啤酒,我敢断定为世上最好喝的东西,着实称得上甘露。”

原来,每天下午四点,她比其他人早下班回家,丈夫还没回来之前,先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边看外边美丽的风景边喝啤酒。她说:“很快就要开始做晚饭什么的,我自个闲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活着,就是为了那一刻。”

加拿大人的生活可以划成均以 p 字头开始的三个部分: public life(公共生活)、personal life(个人生活),以及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

公共生活指白天穿着西装、工作服上班的时间。私人生活指晚上穿着睡衣、室内衣在卧房里过的时间。个人生活则指下班后,天还没转黑之前,换上便装,一个人或跟家人、朋友,在客厅、院子、河边、公园里过的时间。总之,一天内最舒畅、松弛的时间,大家都非享受不可。

不同的时间规划

我离开多伦多搬到香港,很惊讶地发现,那边很多公司都开到六点钟。因为不少人上午十点才上班,工作时间不一定比加拿大长。但是下午五点和六点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即使家住得不远,六点钟下班的人不会回家换上便装后出去打球的,因为离晚饭时间太近了。

于是,在香港,大家还穿着西装、工作服直接去酒楼吃晚饭去。这样一来,下班以后的人际关系和话题基本上是上班时间的延续,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区别很模糊了。不同的时间规划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工作到六点,就不可能享受舒畅、松弛的个人生活了。

“个人生活”是人生最好的部分

日本人过的日子最乏味。尤其在东京,上班族的工作时间长得不寻常。加上郊外住宅区离市中心坐车需要一个钟头。平日,很少有人赶得上家人吃晚饭的时间。

他们一早就穿上西装,晚上回家后马上换穿睡衣。这样子,一天内没有时间穿便装了;不仅没有个人生活,而且私人生活也只限为睡眠而已。从周一到周五,可以说从头到尾全是公共生活。

难得的周末,在郊区街上看到上班族,有点像白天看到幽灵。平时老穿着长袖西装,他们的皮肤没晒过太阳白得可怕。忽然换上了T恤和短裤,白白的四肢非常突出,给人的感觉犹如赤裸裸,惨不忍睹的。

女上班族懂得打扮。但是,她们也一样没有个人生活的习惯。我还在香港时,有一次,两个日本女朋友来我家住。她们一从外面观光买东西回来,马上脱下名牌服装而换穿室内衣,也洗掉化妆,没了眉毛,把头发用毛巾包得像印度人。

我真有点不认得了。就是那个样子,她们两个在我家客厅电视机前边坐下来,边吃零食,边聊天,边剪脚指甲,边刮腋毛,根本没有忌讳可说。两个女朋友在我面前直接从公共状态进入私人状态,而跳过了个人状态,叫我非常吃惊。

即使从外头回到了家,却不必直接进入私人生活,中间还可以有个人生活,才是人生最好的部分呢。

固定工作时间表

下午四点钟,偶尔在我家一起喝啤酒的人,除非是国外来访问的朋友,都还在公共生活时间里。即使是全职照顾孩子的家庭主妇,一步踏出家门,就非得扮演某种公共角色不可。长针一到最上面,老公从书房出来直接到厨房去,拿出啤酒和玻璃杯来,对我们俩来讲是从此进入个人生活的标志。然而,人家的表情却往往像偷窥着私人生活似的。误会! 误会!

专业作家的生活很难被外人理解,何况是夫妻作家。不上班的日子,常有人以为是“老不工作,总是玩着”。也常有人以为“一定很乱,没规律”。但是,几乎没有人猜准我们是每天固定时间开始工作,固定时间结束工作的。

如果“老不工作,总是玩着”,那就谁也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是“一定很乱,没规律”的生活,我却很有经验。

没结婚以前,我长期过了“忙就不睡,闲就不起”的日子。有时候,因为实在没事可做,而且白天没人一起玩,干脆

睡到天黑,才从容起床出去找个人生活去了。也有时候,因为太闲,干脆睡了整整一个星期。那段时间,忙起来也真忙。独居的空间,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一来劲儿就做到天黑天亮又天黑,直到往床上昏倒为止。

但是,结婚后一切都改变了。两个作家在一起,总是有人一起玩,除非把工作时间固定下来,就不会有闲工夫写作了。尤其小朋友出生以后,整天得喂奶换尿布,除非固定抽出时间来,再也不会会有机会坐下来写稿了。

于是,这些年,我们都按照固定的时间表工作。比如说,现在,早上孩子们上学以后,九点多开工做到中午,吃完了午饭,我再做到孩子回家,老公就最长做到四点钟。之后的几个小时,我们定为个人生活时间。

我的黄金时刻

四点钟,我喝着啤酒,开始做晚饭。老公放他喜爱的古典音乐,边跟孩子们玩耍边跟我聊天。五点钟开始吃晚饭,六点多完毕。然后,洗碗、收拾、倒垃圾、铺被褥、刷牙、洗澡、讲故事。八点多,孩子们跟爸爸说晚安;我则陪到他们熟睡。

之后,才是私人的时间了。如果还有工作没做完的话,那么得回书房加班去。

总而言之,在忙碌的一天里,下午四点钟是我能够松一口气的黄金时刻。如果是夏季,太阳还挂在高处,隔壁大学校园的悬铃木树叶亮得绿油油。大白天喝冷啤酒的感觉,犹如去度假一般令人快乐。如果是冬季,就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刻了。我家阳台正对面看得见富士山,被夕阳照射的姿态壮丽无比,真不愧为灵峰。虽然房子不大,有点拥挤,但是因为有这超级景观给啤酒加添味道,我们是愿意住下去的。

下午四点钟,日本全国还都在工作的时候,悠然喝起啤酒来,实在别有滋味。那大概是偷闲的甜头吧。

植物的日子

很多人说女人生小孩像动物。我的感想恰巧相反;从怀孕到生育,总觉得自己变成了植物一般。

之前的多年,我过的是狩猎动物型的日子。离开东京到北京、广州、多伦多、魁北克、香港、纽约,我都按照自己的计划,不停地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乐趣。饱尝了漂泊生活的各种滋味后,才想到结婚。从蜜月旅行回来,马上发现怀孕,可说是计划的一部分。

我向来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心,经历越多越好玩,作为女性,自然想体验一下怀孕生育。谁料到,一怀孕,我就从活动能力特强的狩猎动物被迫变成植物了。

孕妇的日子是特别被动的;除了需要别人照顾、行动不方便以外,本质上就非常被动。虽然我自己计划了怀孕,但同时绝不能否定,这也是老天爷好心的安排。平生第一次,我真正感觉到大自然之伟大。这么一来,似乎只有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谢天谢地的份了。这种心态,叫我联想到

植物。

我说的植物,即稳稳地站在大地上,吸取土中的水分,洗着阳光的淋浴,慢慢养育体内的生命,直到开花、结果的一天。植物嘛,哪里也不去,表面上安静,但是其内部非常活跃,永远做生命的来源。

从动物变成植物

那天在东京西部 JR 吉祥寺车站,我觉得胃肠很不舒服,非得在月台上找个长凳子坐下来喝点冰凉的饮料。

“要黑咖啡吗?”老公边往自动贩卖机走边问我。

“不,”我一想起咖啡的味道就感到恶心。“我要汽水,最好是柠檬味的。”说着觉得挺可笑。

这种场面,在电视剧里看过无限次,简直是一点没有新鲜味的陈腔滥调。之前,我一贯追求个性化的生活;这时候的身体状态倒大量生产得可以。我从动物变成植物,就是那瞬间开始的。

以前看电视剧,还以为害喜只不过是开头一段时间的事情。实际上,从怀孕到孩子出生的整整四十个星期,孕妇的身体状态像长期患病一般。不是作呕就是发烧,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腹痛。尽管如此,在患病和怀孕之间,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患病可以吃药治疗,怀孕害喜只好忍耐。至少在日本,医生不会给孕妇吃任何药物以期缓和症状。

而且,孕妇也不会受到普通病人一定受到的慰问。人们之对于孕妇,会祝福、鼓励,但绝不会同情。大家都习惯性地说:“恭喜恭喜。害喜不是病。历史上每个女人都这么过来的。你也得忍耐。”

糟糕!

之前,我一贯追求个性化的生活。这回却退化为无名的“女人”了;个性似乎面临着消灭危机。所以,很多女性对怀孕生育保持着“别人都做的事情,不做也罢了。我宁愿做别人不做的事情”这种态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我本人就是压抑不住好奇心,总觉得“别人都做的事情,我也一定想试一试”。

不对了。

之前,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试一试”的。连婚姻都是;如果不满意,则可以取消。但是,世上唯独一件谁也不可以“试一试”的事情,就是创造生命。

到了身孕二十周,你不能说:“已经够了,现在我要取消。”到了孩子出生,更绝不可说:“已经够了,现在我要取消!”

生孩子是人生最严肃的决定

也许,我有点后知后觉。儿子出生的翌日早晨,在妇产科医院个人病房醒过来时,忽然发现:这世界上有了我的亲生儿子,直到我去世的一天,他都一直在,不会走。那发现差不多惊炸了我的肺!

这需要解释。

怀孕是一种全身状态。不仅肚子里有胎儿,而且从头到脚每一条血管里,环流着与平时不一样的荷尔蒙,而荷尔蒙是一种化学物质,其作用之大非常惊人:简直是打了某种麻药一般,令人沉于陶醉之境。

原来,长达四十周的患病,有老天爷配好的药。不少女人生下孩子以后怀念身孕时期说:“我多么想找回那幸福感。”实际上,她们想念的是荷尔蒙。这种荷尔蒙的主要功能是把胎儿留在腹中不让走。它的副作用则是什么都留在体中不放开。所以,孕妇几乎无例外地经验便秘。

经过分娩,母体中的荷尔蒙组成又转变了。孩子一出

生,马上要吃奶。在母体里,新的一种荷尔蒙开始分泌:这次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母乳。直到前一天,什么都要留住不放的母体,这回要放出大量乳水。也就是说,需要完成跟之前彻底相反的任务了。

分娩后的几十个钟头,身体处于两种荷尔蒙的转换时期。好比本来打镇静剂沉于陶醉之境的人,忽然改打了兴奋剂一般。精神和身体一下子经验多么大的变化,该不难想象。

在镇静剂与兴奋剂之间,有极短暂的清醒时刻,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觉悟了“这世界上有了我的亲生儿子,直到我去世的一天,他都一直在,不会走的”。

生小孩是人生最大、最严肃的决定;一旦决定,再也不能取消。

害喜没有痊愈的一天

讲回身孕阶段。

我长期发低烧,到了下午就累得要命。躺在床上打开书本都看不进去。恐怕也是受了荷尔蒙影响的缘故,我智力低落,情绪上更极力抵抗刺激够多的内容。记得有一天翻翻村上龙写的小说,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么暴戾的文章而且法律都不取缔。

在吉祥寺车站发现自己怀孕,其实是我刚从香港搬回东京,才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由湾仔邮局一个一个寄出的包裹都还没有到齐。

我本来打算回日本开辟新的工作领域,但是这样子,非改变计划不可了。当初还以为过了一段时间活动会方便些,但是大错特错,害喜没有痊愈的一天。再说,肚子越来越大,没有心思出去见人了。

孕妇的重大工作之一,便是控制体重。医生说,体重增加最好在七公斤以内。

“新生儿的体重一般不到四公斤,再加上胎盘、羊水等的重量,总共才五六公斤而已。如果体重增加幅度超过了七公斤,差距全是你的肥肉。明白吗?”

我明白。

于是开始每天一定称体重而记录下来。以前的人说“孕妇可以尽情吃,因为是两人份”。现在可不同。“孕妇要吃得饱,吃得少。”除了节食以外,还得运动。有些妇产科医院开孕妇体操班,我去的一家没有。跟老公商量,决定每周两次一起去市立游泳池游泳。

由我家到游泳池,大约有一点五公里,对普通人来说,是徒步二十多分钟的距离。身孕六个月以后,我走路的速度极慢,边摇身边走,到游泳池需要接近一个钟头。不过,对平时运动量特少的孕妇而言,散散步都算是很好的运动。来回一趟加上在水里待的三十分钟,不仅能控制体重,而且对治腰痛也有效果。那几个月里,我非常喜欢每周两次去游泳池。

说起来也奇怪,我在路上动得极慢,然而一开始游泳,就跟怀孕以前一样自由自在。无论是爬泳、蛙泳、仰泳,都没有任何困难。在水里,周围人不会知道我是个孕妇;当我上来休息之际,他们看到我的大肚子一律会吃惊。与其说孕妇是植物,倒不如说是鱼类?!

多么漂亮的小娃娃

慢慢走动的日子到头,是预产期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附近的中餐厅万寿山吃饭。回来的路上,老公要停留在唱片店看 CD。我在旁边站着,开始觉得肚子有点痛。

“不行啊。我得走了,”说着走出铺子,我发现自己的步伐异常快。不仅比平时快,而且比一般人还快,简直在竞走了。老公跟着我出来,都很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了?”

“好像小朋友催我跑步了!”

真的。我刚才在唱片店里有点腹痛,可是开始跑步后,全身都舒缓了。好久没有感到如此舒坦。明天是预产期,他大概已经准备好而让我知道的。漫长的身孕日子终于到头了。

我走得越快越觉得舒服。当初,老公也跟我一起跑步,但是他很快就跟不上了。我一个人先走,到了家,还不想停,就当场踏步等待。当老公回到家,我告诉他说“再去走两圈儿就回来”,又出发了。

当晚,我挺着大肚子竟跑步两个钟头。也许,那个时候,荷尔蒙转换已经开始,我在受兴奋剂的影响都说不定。有人说,如果过了预产期都阵痛不来,走路会催产。我则接到了胎儿的指示,边拼命而愉快地跑步,边欣赏东京初春的夜景。

果然,第二天,即预产期当天的早晨,阵痛开始了。首先很轻微,逐渐变得特别激烈。那是我这半辈子最长的一天。隔一夜,我们的长子出生了。老公一直在我旁边,拿着相机拍下了小朋友呱呱落地的场面。医生的太太帮他洗着身体说:“多么漂亮的小娃娃!”

我从来没听过如此令人骄傲的赞扬话。做了四十周被动无名的植物,这时我觉得,完全值得了。

开拓者精神

曾在多伦多同我一起生活的樱子是日裔加拿大人。她六岁时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高中以后几乎每年回日本度暑假;在多伦多大学主读日本文学,会说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日本话。尽管如此,樱子的生活习惯,很多方面还是相当加拿大化。用一句话概括,那大概就是“开拓者精神”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会自己想办法并且动手解决。

樱子租的房子在皇后西街,乌克兰人开的未来面包店后面,冰淇淋工厂隔壁,乃一栋洋房中占有二楼和阁楼的小单元。有两卧室、一客厅、小厨房和洗澡间,她一个人住稍嫌大些,于是提议我也搬进来,自己则做起二房东了。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单身的职业女性,有一段时间在一间咨询公司做过同事。我早就知道樱子嘴勤手也勤。不过,开始一起住,她生活能力之强,还是使我为之咋舌。

我最初注意到的是她烹调技术之高。虽说是海外日本人,她会做的日本菜花样比我多好几倍。从紫菜卷寿司到天

妇罗、炸猪排,直到豆沙糯米糕等甜品,她都站在小小的厨房里,边跟我聊天边迅速做出来。

“你怎么这么会做菜呀!”我特惊讶。

“我们在海外,除非自己做,不然永远吃不到日本风味的。不像在日本,去超市就应有尽有。虽然现在街上的日本馆子可不少了,但是味道纯正价钱合理的有几家?少之又少。再说,刚刚移民过来时,我父母经济不宽裕,天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我非得替他们料理家务不可。”她解释。

我们在日本习惯性地到超市买现成的种种综合调料如冷面汁、烤肉酱,樱子都从头亲手做。连炸猪排用的面包屑,因为加拿大没有日本式鲜嫩的那种,她也用礞床儿自己弄碎剩下的法国面包去做。如果有剩余的调料或食品,她就放入大小不同的密封容器整整齐齐保存在冷冻库里。一切过程均非常合理、专业。

新大陆开拓者精神

樱子的生活能力,亦远远超出传统女性的范畴。

有一天,她衣柜里的木杠子忽然断了,衣架带衣服全掉下来了。我自己单独生活时,最为难的就是这种场合。犹如天花板的萤光灯需要更换一样,出钱请专业工人来,似乎有小题大做之嫌,可是女孩子家自己绝对不会做。有男朋友愿意帮忙,那太好不过了。可是,没有固定男朋友怎么办?普通异性知己,在这种场合是靠不住的。因为太像老公、男朋友做的事情,人家会提防呢!

“怎么办?”我替樱子好担心。

“当然要修理了。”她若无其事地回答。

吹着口哨,樱子从阁楼拿下手提箱子和纸袋。箱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工具。她找出锯、铁锤和几种钉子。然后,从纸袋拿出适当的木片,当场就开始修理衣柜了。

之前,我从来没看过女性用锯,还以为那是专门属于男性的工具。至于铁锤和钉子,虽然我周围的女性也偶尔会

碰,但是始终用得特别笨拙,绝不会像樱子那样完全在行。

我仔细看她的工具箱,好比是职业木匠的装备;不仅有螺丝刀、扳手等小件,而且电气钻等大件也全齐。

“你怎么有这么多种工具?”我问。

“我搬出来时,父亲让我带的。”她说。

“你是跟爸爸学了木工活儿?”

“主要是在中学上课时候吧。”

“在加拿大中学,连女生都做木工啊?”

“日本女生不做吗?怪不得你这么没用。哈哈!”我被樱子嘲笑了。

我在日本上中学时,每周有两堂“技术·家庭”课。到了时候,就男女分开;男生到技术室做木工活儿去,女生则到家庭室学烹调、缝衣服去。所以,当时的日本女生从来没有机会上课学木工活儿。

至于男生,我记得哥哥有一次做了小小的书挡带回家来。不过,我也很难想象他会吹着口哨轻松修理衣柜。日本男生是不会比女生有用到哪里去的。尽管樱子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但是经过多年在加拿大的生活,学会了新大陆开拓者精神,并传授给女儿。

DIY 是开拓者的生活方式

后来,樱子跟当地小伙子结婚。两人买了一栋百年老房,在众朋友的协助下,从头到尾自己装修好了。不仅涂了墙壁、换了地板,而且楼梯的位置都完全改动了。

有一天,我去他们的新居看看装修工程进行得如何。一进去,我就惊讶地发现,本来占领走廊一半面积的扶手楼梯不见了。仰头看天花板,果然打了个大洞,简直是炸弹爆炸现场。

“哎,你来了,”樱子在二楼大洞边蹲下来向我打招呼。“我们正在搬楼梯呢。暂时得用后面梯子上下。等一会儿,我下去吧。”她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说新郎新娘都是充满着开拓者精神的加拿大人,但并不是建筑专家。在二楼地板打那么大的洞,整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吗?

“不会的,”樱子笑我太过虑。“西方的砖头房子不像日本的木头房子那么差劲儿,好结实的,而且在加拿大不用怕

地震。”她说。

新郎也说：“谢谢你替我们担心。可是，我也帮朋友做过很多次类似的事，算是有经验的。”为了尽快完成装修工程，他辞去了工作，等房子修好了，打算再找下一份差事。

在加拿大，到处都有 DIY 商店。专业匠人用的工具、木材、砖头、油漆、建筑零件以及电气系统等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普普通通的市民，一到周末就开车去买建筑材料，跟家人一起装修房子，乃兼备劳动、创造两种性质的娱乐项目。

DIY 是开拓者的生活方式，绝不仅仅是省钱的手段。所以，即使是有钱有地位的中产阶级，都愿意花整个夏天的假日去重做门廊，为了得到邻居朋友们的赞扬。

樱子的丈夫辞去工作专注装修房子，周围人都认为是好主意。房子是夫妻最大的财产，经过主人细心的装修，提高了价值，以后卖出去会赚钱。从这角度来看，他虽然暂且没有了收入，却正在为未来做相当安全的投资。

多数日本人非得花钱买专业服务不可的种种活儿，加拿大人都吹着口哨自己做。樱子搬进新居的时候，她自己租了大卡车，请新郎和亲弟两个男人帮忙，轻轻松松半天就做好了全部作业。

在日本，大家倒以为搬家是只有搬家公司才能做的大事

情。穿好制服、制帽,戴了手套的工作人员四人一组过来;第一天把柜子里、抽屉内、架子上的所有物品都整整齐齐放进纸箱去,并写下仔细纪录;第二天上午,把箱子一个一个地往卡车装载;吃完了中饭,下午才运进新房去,由工作人员打开纸箱,把所有物品按照记录放回原来的柜子里、抽屉内、架子上去,最后开的账单,数目当然会很可观了。“全托搬家方案”很受消费者欢迎,因为日本人觉得这样子省事、舒服。

承担劳动，充实人生

我在加拿大总共住了六年半。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刚离开父母踏进社会后不久的岁月，我是在开拓者的国土度过的。后来，我慢慢发觉，加拿大的六年半给我留下的影响并不少于在父母家成长的二十二年。

我们做人，似乎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在父母保护下，身体长大，吸收知识。第二阶段则是经济上独立以后，通过实地经验，学会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如付房租、交税、申请信用卡、订合同。虽然我的基本人格在日本定型，但是社会生活的技术主要是在加拿大学的。在这意义上，大概我永远是有加拿大化的。

日本人和加拿大人，花钱、花时间的原则都不一样。日本人宁愿为服务花钱来换取休闲，大概是平时的工作压力太高的缘故。加拿大人则宁愿自己承担劳动来充实人生，也许受基督教伦理的影响。在日本人看来，加拿大人很小气；不肯给人家付钱而什么都要自己做。在加拿大人看来，日本人

不会玩;本来可以自己享受的很多事情都花钱转包出去,生活中还留下什么乐趣呢?

结婚回日本以后,每次生活中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我都会想:如果是樱子,要怎样去解决?

东京的日常生活,若顺其自然,凡事得花钱解决。最近,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在同一栋公寓里换了单元。为了从二楼搬上三楼,他们还是选择了“全托搬家方案”。因为不需要用车,搬家公司打了折扣,主妇特别赞扬地说:“很好。很方便。蛮合理。我们早上出去,下午回来时,新房已经整理好了。简直是灰姑娘的魔法一般!”

她恐怕不会理解,加拿大新郎为什么辞掉工作去自己装修房子,而新娘和周围人都支持他的决定。老实说,我也并不完全理解。

尽管如此,坐在东京家中环视四周,我始终特想做点装修。虽然不敢在天花板上打个大洞,但是自己涂墙壁、换地板,应该可以吧?

三角关系

“我常告诉健儿说,他是我这辈子最想见到的一个人,终于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高兴。”善子说。

健儿是她六岁的儿子。婚后十二年,善子一直没有怀孕。最后差不多放弃希望时,忽然发觉肚子里有了胎儿,九个月以后健康可爱的男儿呱呱落地,她自然感动不已。

只是,讲到健儿,善子的语气犹如在讲情人一般地甜蜜起来,叫人听着很尴尬。她自己都说:“他使我感到幸福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爸爸。健儿也真是个好孩子,至今还说,长大以后一定要跟妈妈结婚!”

像善子那样公开表露对儿子的恋情,在日本母亲圈子里,算是常见的事情。她们也往往拿丈夫跟儿子比较说,自己对儿子的感情多于对丈夫的感情。

比如说,迪子。她也是婚后十五年,经过多年的不育症治疗后,四十岁才怀上了儿子友树的。

“从前,我们只不过是一对平凡的男女。友树到来之

后,在一夜间,像魔术一般地演变成一个家庭了。太伟大,太幸福了!”她说。迪子对宝贝儿子疼爱的程度,过去六年没有减少;孩子上了小学以后,还每晚都在同一张床上,母子互相拥抱着睡觉。也就是说,她丈夫过去六年都没有在妻子的怀抱里打过呼噜。

爱情量减少了

在日本,母亲跟儿子多么亲密,都不会受到别人的谴责。不像在西方,身体接触多了一点点,就会有人报警投诉性虐待、乱伦等。

根据弗洛伊德,在父母儿子的三角关系里,儿子对父亲的嫉妒最强烈,因为父亲占有着母亲,使他得不到她的爱。这一学说,显然对日本社会不适用。本来占有妻子的丈夫,在儿子出生以后,就得把她让出去。日本的父母儿子三角关系里,被排斥的不是儿子,而是丈夫。如果俄狄浦斯的故事在日本发生,情节发展的方向绝对会很不一样。

我自己在西方生活过一段时间,观念上也多多少少受了影响,不敢跟普通日本母亲一样,公开承认对儿子的感情超过对丈夫的。

尽管如此,老公几次提出抗议说,有了孩子以后,他从我这里收到的爱情量少了很多。他甚至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

本来是很要好的一对夫妻,儿子出生以后,太太不再理丈夫了,使得他非常寂寞,只好往别处寻找温暖去……这不是威胁吗?

孩子是母亲的作品

记得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一个人照顾新生儿觉得特别紧张,连一秒钟都不想把视线从宝宝身上移开。当老公提醒我外头盛开着樱花,我也根本没有心思到外面观赏去,极其不愿意地靠近窗户望出去,只看了一眼而已。整整三个星期,完全没看报纸也没看书,在我来讲是自从识字以后第一次的异常情形。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那个时候就放弃了阅读的习惯都说不定。现在回想,当时的我恐怕也没有好好看老公的脸了。

母亲对新生儿,真是百看不腻。有些女人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从此以后,孩子就是人生的意义、活着的理由,相比之下,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有一天,看着宝宝睡着,我忽然觉悟到:“为了他,我是连自己的生命都要献出去的,因为他是我的亲生儿子。”于是泪水不停地从眼眶溢出来。

那启发究竟是荷尔蒙的作用,还是遗传基因登载的生命

资讯？总之，我觉得是生命系统本身既定的，并不取决于个人感情多寡。

记得中学时候，女同学之间常常讲到“为了心爱的人，你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吗？”一类的问题，但始终很抽象。这回却非常具体，充满着现实感。

我估计，世上每一个妻子都有时会想到，如果丈夫突然去世的话，我该怎样活下去？一定会受到震撼、极其难过，但是，无论如何，非得养活孩子不可的，该怎么办？当她们修改假设，想象中要去世的不是丈夫而是孩子，心理反应会完全不一样。她们马上想到的不是“我该怎样活下去？”而是“我到底能不能活下去？”了。

异性爱和母爱是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感情。至少孩子幼小时期，母亲对孩子的爱甚至压倒爱自我，当然无比沉重。日本有些育婴书，把那段时间形容为“蜜月”；母子间，不仅感情交流特别密，而且身体接触也非常多，别人不好打扰干涉。

同时，母亲对孩子的爱，并不全是本能或身体性的。从出生到上小学，人生开头的六年时间里，母亲为孩子做的事情非常多。喂奶、换尿布、洗身子、洗衣服、唱摇篮曲、讲故事、做饭、缝补衣服、带到游泳池、看医生，等等。把爱和精力

倾注在其身上,孩子才会健康快乐地长大;整个过程仿佛艺术创造。在这意义上,孩子是母亲浑身的作品。

母爱中,有一部分类似于对作品、或对工作项目之爱。

男人做了父亲之后

在日本,大家以为:母亲爱儿子多,父亲爱女儿多,乃人之本性。

说到“新娘的父亲”,每人都会想到不想失去女儿而躲藏起来流眼泪的父亲。有趣的是,“新娘的父亲”心态是女儿一出生就开始启动的。一些新任父亲,看着睡在摇篮里的女娃娃流眼泪,因为他不敢想象,二十多年后,她要嫁出去时,自己将会多么难过!

我们的儿子三岁八个月时,他妹妹出生了。老公看着她睡在摇篮里,自我陶醉地说:“她过二十岁生日时,我一定带她去银座一流酒吧,开瓶高级香槟酒共同庆祝。怎么样?不错吧?”过一会儿,他又羞涩似地说:“不好,不好。父亲成了女儿眼里的白马王子,她就不肯结婚了。”男人一做了父亲,怎么就变得这样好笑呢?

家里有了一男一女,男女分开活动的机会逐渐多起来了。也就是老公和儿子,我和女儿单独出去什么的。毕竟,

男孩子稍微大了,做母亲的不可能陪着打球、踢球、造飞机模型等,只好拜托老公了。

女儿还太小,总是缠着妈妈,不肯跟爸爸单独活动。但是,老公对她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减少。

最近一个晚上,他边喝酒边看着女儿在客厅里旋转学跳舞,竟说出:“我将瞑目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她作为芭蕾舞团首席女星在舞台上表演的场面而死不足惜了。”我和儿子听着目瞪口呆。小妹只有两岁,再过两年才能报名参加芭蕾舞班呢!父亲对女儿,痴心妄想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我对儿子和女儿,一样觉得很可爱,都不会有太荒谬的想象。不过,我揪心扒肝,还是为儿子多。一想到他在外面受什么委屈,或者我斥责说的话使他难过等可能性,我就坐立不安,心里难受起来。好在我有工作,不是整天都想着孩子。如果是白天不大忙的家庭主妇,整天都为儿子胡思乱想都说不上。

摆脱母亲的约束

前边提到的善子和迪子,都是上了年纪以后才有了独生儿,感情自然很深。几乎一样情况下,有了独生女的母亲,对孩子的态度明显不一样。

四十三岁的真由美和六岁的彩乃,简直是双胞胎母女。肥胖的身材,圆圆的眼睛,走路时候的姿势,都完全一个样,只是尺寸上有区别而已。真由美很疼爱女儿,下意识地把她包围起来,给予保护,也不让她太早独立。晚上,她们俩也在一张床上互相拥抱着睡觉。

然而,母女之间,果然没有情人般的甜蜜气氛。反之,好比是连体双胞胎,很难分开我和你:和睦起来,像一个人;闹起矛盾来,则会特别激烈。

至于彩乃的父亲,家庭里的地位,三人中最低;一犯什么错误,就挨两个女人的批评。在父母女儿的三角关系里,被排斥的还是父亲。显而易见,对很多日本小孩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摆脱母亲的约束是最大、最困难的事业。

健儿、友树、彩乃,刚上了小学的三个孩子们,究竟什么时候能拥有自己的床? 他们的父母会不会有一天恢复夫妇生活? 我都不敢问三位女主人有什么打算。

不伦之恋

老同学礼子来电邮说：她先生快要调到北京去了，想出发之前跟我见一面。于是，某一个星期天，他们夫妻双双来我家吃午饭。

门铃一响，我就打开家门迎接他们。我跟礼子一直有来往，上次见面是一年半以前。跟她先生，却很久没见。心里数数，大概有十五年了。

当时，他们俩刚结婚后不久，我对他很有意见，因为礼子本来打算去英国留学的计划受他干扰，结果没去成的。所以，三人出去喝酒，我对他的态度不可能很友善，大概没留下好印象。不过，都十五年了，不用计较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

门一打开，站在我面前的男人，跟十五年前完全是一个模样。头发还是黑油油，穿着犹如美国常春藤盟校学生；看起来随便，实际上一件件都是名牌。

也不奇怪，从小学到大学，他都读了日本数一数二的贵族学校。大学时期是运动员，毕业以后任职于大型广告公

司。二十几岁跟礼子结婚时,父母出钱盖的房子位于东京港区外国使馆集中的地区。这种造化,如此优越的条件,恐怕全东京一千三百万居民当中,只有寥寥几百人才有的。我当年对他很反感,一个原因就是人家出身太好了,瞧不起老百姓似的。

大家到屋里来,在明亮的餐间坐下时,我发现,他身体稍胖,动作有点缓慢,前额上出着汗。虽然打扮成年轻人一般,但实际上是四十几岁的人了。那黑油油的头发好像是染的,就像礼子的淡棕色短发。

礼子夫妻

这十五年,我生活的变化很大。

当时的单身职业女性,经过多年的海外漂泊后,结婚养育的两个小孩,这天也在客人边大声喊着团团转。相比之下,礼子夫妻没有搬家,没有换工作,也没有生孩子。这回先生调到北京去,将是结婚以后头一次的大转变。

“你也打算一起去吗?”我问礼子。

“是我说不用的,”先生抢着回答。“她工作了这么多年,如果现在辞去,将来的养老金会少很多,太可惜了。”

“可是,我的女朋友们都说,北京女孩子很活跃,让他一个人在那边生活,会很危险,”礼子说。“所以,等到明年春天,我正在做的项目完成后,看看能不能请无薪假去北京,趁机学学汉语。”

“是的。你应该去。”我跟礼子说。

但是,她先生还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是马上要动身的。

“我明天就要去上海出差两个星期，归途经过北京找房子住。回东京开完会，就得正式出发了。听说中国现在的气氛跟日本一九六〇年代初东京奥运会以前一样活跃。我有点担心自己的体力精神都不够。”

年纪四十多，有二十年工作经验的人，在东京总部算是个中坚干部。然而，去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不通，简直跟新人一样。

“可是，现在中国很多人都会说英语的。沟通不会很难吧。”我安慰他。

“不行，”他摇头。

“他是不会讲英语的，”礼子解释说。“不过，才能是应该有的。因为他家人很多都会，包括曾教过皇室成员英语的奶奶。”

我目瞪口呆。他奶奶曾教过皇室成员英语？究竟是何种的高贵世系呢？

不到三点钟，礼子夫妻就站起来要走了。先生本来想看我的目的，似乎没有达到。我心中有点不安，但是他不主动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来。

表面很幸福

“做贵族少爷好像不太容易啊。”他们走了以后，老公说。

我点头同意。

十五年前很威风的年轻人，如今变成了尴尬疲倦的中年人。被公司派去北京工作，但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作为唯一家人的妻子也暂时不陪同。既然没有孩子，两人向来保持了相当独立的生活。为了工作而夫妻分居一段时间，在多数日本人看来是很正常的情况。

记得十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跟礼子单独见面时，她很烦恼地说：“婆婆老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可是，这种事情嘛，没有就没有。”

在繁忙的大都会工作的人，很多都患有不育症。我不好意思仔细问，但是心中很同情她。今天夫妻双双来访问，老公不经心问及：“你们没有孩子？”叫我提心吊胆。

谁料到，她先生蛮认真地回答道：“开始的五年是故意

不要的。后来,那方面不大行了。”令人听着不知怎样反应才是。

表面上看来很幸福的一对夫妻,给人的感觉却很不对劲。

婚外情人

几个星期以后,我给礼子电邮说:“上次未能帮到你老公的忙,非常抱歉。他已经去了北京吗?你一个人生活寂寞不寂寞?有空,咱们俩吃午饭聊聊好吗?”

前不久,女儿开始上托儿所,我终于能够单独出去见人了。虽然得匆匆去匆匆回来,但是这种自由时间是过去几年都没有的。我很期待跟老同学吃午饭的机会,何况地点定在神田神保町的老字号啤酒屋 LUNCHEON。

十一点半,铺子一开门我就进去,没想到礼子已经在里面坐着。

“是这样子,”她抢先开口说,“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我默默地点头,等待她继续讲下去。

“我有些淘气,”她说。

我从来没听过大人说自己淘气,但是直觉地明白她暗示着婚外情。

“今年初败露了。有一段时间非常糟糕。从极幸福一

下子掉到极不幸。后来,老公忽然调去北京,我生活又安静了。”说着,礼子的态度很平静,好比在讲别人的经验。

情人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员。两人关系保持了大约两年。她先生没注意到,因为大家向来工作忙,很晚才回家,平时说话的机会都不多。但是,对方的太太是家庭主妇,相当关心丈夫的动向。有一天,她发现丈夫的手机在家,趁机打开看看,果然里面保留着好几封寄给情妇的电邮。她把全部内容记录下来,带着证据,到公司找礼子算账。

“她那样子,气得跟狂人一般。我马上同意分手,但是她不相信。来电骂人无数次。有一次,凌晨三点钟,竟打到我家来了。说是对方夫妻在附近通宵经营的连锁餐厅等着,要求我带先生一起过去,以便四人讨论问题。”

直到那时,她先生还不知道妻子在他背后洵什么气。

“没办法,我当场向他坦白了一切。听了之后,他接电话告诉对方说:‘我刚刚被告知了情况,实在没有心思现在出去讨论问题。并不是想逃避,只是需要点时间消化。能不能推到今天晚上?’他一贯很冷静,一点也没有激动,也完全没有生气。对方似乎觉得那样就够了,后来四个人并没有见面。但是她至今还不停地来电话骂我。”

连想都不敢想象,礼子的处境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一旦失去了丈夫的信任,修复夫妻关系谈何容易?但是,她说丈夫真的不在乎,“也许对我根本没有感情都说不定。”同时,他们也完全排除离婚的可能性。“跟双方家庭的关系都非常好,太难得了,不想失去。”

至于已失去的情人,她说:“很帅很帅,而且工作能力特别强。我和他一起去京都看歌舞伎,玉三郎的反串演出迷人极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多么幸福。现在,他整天都被老婆监督。每一刻钟来电确认在哪里做什么。有时候,晚上回家,太太不肯开门,他只好去附近的小公园等到天亮。”

果然,对方失去的东西可不少。

礼子说:“我要开始学中文,明年去北京,会是新的开始。”

他是喜欢你的

我说不上话来了。这么多年,我对她丈夫,从来没有过好感。然而,这回,我非常同情他了。也许,他自己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才保持了冷冰冰的婚姻关系。近几年日本有个流行语叫“假面夫妻”,特别适合他们俩。

“怎么?你不说话了,”礼子说。

“这些年,我过着很纯真的日子呢。”我笑着回答。本来很期待的一顿午餐,吃都吃不出味道来了。我很后悔约礼子出来一起吃饭。

“你们是恩爱夫妻,整天在一起不吵架吗?”礼子逗我说。

“当然吵啦。可是,吵不吵架都在家。没办法,我老公是个喜欢家的人。”

“不是。他是喜欢你的。”说着,礼子的脸忽然变成很难过的样子。

我同情她。但,还是,同情她先生多一点。从 LUNCH-

EON 出来,外面阳光特灿烂。礼子拿出墨镜来,边挥手边戴上说:“有点远视眼了。”

不是的。她已经开始有老花。

神话的时间

有人说,孩子活在神话的时间里。

神话的时间是什么?

这世界还没有钟表、日程表以前,现在等同于永远,从来不需要匆忙,大家悠然自若;这是现代人早已失去,只能怀念的那种时间。

神话的时间里只有现在而没有过去和未来,因而也不会有记忆。有了记忆,大概已经开始走出神话的时间了。

三岛由纪夫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出生的场面,小说《假面的告白》开头描写的就是。不过,普通人记事大约从三岁开始。那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虽然是自己的经验,但是都不会留在记忆库里。

比如说,母乳的味道。虽然人人都吃母乳长大,好像没有人记得其味道。

我儿子吃母乳到两岁六个月,却不仅忘记了其味道,而且忘记了其吸法。他三岁八个月时,妹妹出生,看着她吃母

奶,哥哥也要了。但是,无论如何都吸不出奶水来。

原来,母体器官跟奶瓶的塑料乳头不同;为了吸出奶水,需要一门技术,而那技术是专门属于小娃娃的。看着妹妹全神贯注地一口一口吃母乳,三岁的哥哥颇显木然;他已经开始走出神话的时间了。

人的自我,看来是断奶以后才树立,而有了自我,就吸不出母乳来了。

永远只有现在

跟婴儿在一起,我们的时间观念也受影响。就像小娃娃没有记忆一样,做父母的也不停地失去记忆。这话怎么说呢?

面对迅速变化中的孩子,做父母的都不停地忘记昨天是什么样子。因为人的记忆始终是静止画面,无法记录动态的下来。

婴儿的成长速度非常快。一年以内,体重从三公斤到十公斤,竟增加两倍;身高则从五十厘米到七十五,增加五成。如果是一个大人,本来体重五十公斤、身高一米六,而在一年内变成了体重一百五十公斤、身高两米四的魁伟巨人的话,你一定认不出来了。孩子的成长幅度,就是那么大。

再说,一开始除了哭泣被抱上来以外,整天都安安静静躺在婴儿床上的小娃娃,才几个月工夫就学会翻身,学会坐着,还学会站起来。

一年以后,已经会自己到处走的十公斤小朋友,跟当初

躺在床上的三公斤小娃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当然是同一个人,却截然不同。

我天天陪着同一个小娃娃,她却天天成长、日日不一样。

看着会走路的小女孩,很难回想起来,她在地上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刚站起来时是什么样子、左摇右晃开始走路时是什么样子。就像她没有记忆一样,我也只能同步忘记她过来的路程,才能一直陪她往前走。

活在神话时间里的小孩子,永远只有现在,而现在是不停地往前走,始终变化的。

对迅速成长中的小娃娃来说,一年以前是好远好远,不可想象的神秘过去,甚至还在胎里的时间。有人讲,个别的孩子一两岁,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会讲到在胎里的感觉如何,比方说“我每天在水里游泳”等。

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

没有“休息”两个字

现代人带孩子会很辛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早已忘记了神话里的时间是怎么回事。

育婴跟家务、工作有根本性的区别。家务和工作,都是效率越高,越早能完成的。育婴可不同;无论效率多么高,永远做不完、永远不会有释放,直到孩子成人的一天。

刚开始,我们很天真地以为,尽快洗碗、尽快洗衣服、尽快打扫、尽快换尿布,就应该能够尽早休息。但是,神话的时间里,是没有“休息”两个字的。我至今搞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健康的孩子是永远不会玩累的,直到突然睡着的一刻。

现代人过的时间直线流逝;神话里的时间却永远循环,直到我们梦醒为止。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其实孩子不需要带大,他们自己会长大的;做父母的只要等待他们自己长大即可。

然后,有一天,忽然发现,我们的头号小娃娃再也不是小

娃娃,也不是羡慕妹妹吃母乳的小朋友,而是个全身晒黑的小学生了。他每天放学后在外面踢足球到天黑,一回家就大口大口吃晚饭,之后热衷看电视上的棒球赛。

“七年前,你在我肚子里被发现时,全长才九毫米而已呢!”我告诉他。

“不记得。”他回答。

当然,他自己不会记得。

但是,我记得,也永远不会忘记。

《浦岛太郎》

日本有个童话叫《浦岛太郎》。

乌龟被太郎救了命后感激不已,要带他去海底下的龙宫城玩。那里有美丽的乙姬公主,以山珍海味和鱼群的舞蹈演出招待他。太郎很高兴,不知不觉之间,在龙宫城待了很久。终于要走的时候,乙姬给他送个神秘的“玉手箱”并嘱咐说:除非有苦难,千万不要打开。回到故乡的太郎发现,在陆上,至少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无可奈何,他打开“玉手箱”,谁料到白烟冒出来,一下子使他变成白发老人了。

带孩子,或者等他们自己长大,感觉犹如去了龙宫城一样。忙忙碌碌又快快乐乐地过的时间,基本上跟外边社会断绝了来往,转眼之间几年过去,有一天照镜子,惊讶地发现:头上的白发可不少了。

没有记忆的时间,其实过得非常快。走出了神话的时间以后,回想那几年,简直做了一场梦一样。

孩子之恩

日本有俗语说：“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之恩。”自有道理。同时，我也觉得“有了孩子才知道孩子之恩”。孩子确实让父母学到很多事情。其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接受生老病死。

才四五岁，刚走出神话时间的小朋友都非常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死。到了六岁，快要独立上学的孩子则特别害怕失去父母。

人为什么要死？

这命题的合理答案只能是：因为已经完成了生命的过程。

那么，生命的过程又是什么？

就是把自己的基因传授给后代。虽然个人要死，但是所留下的生命资讯会一直继承下去。

循环性的时间观念

看着两个小朋友,我经常回想早已去世的姥姥。尤其,每逢庆祝节日之际,都想起她曾亲手做给大家吃的各种美味,以及专门送给我的纪念品,如三月三日桃花节摆放的一套人偶,或者十一月十五日七五三节穿的和服。一方面,我非常想念她;另一方面,我也恨不得早日做个祖母,跟两个孩子的孩子们见面。

现代人都希望自己永远会年轻,甚至日本有些祖父母,拒绝孙子女用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等的称呼。我母亲,就是不要人家喊“婆婆”(日语念 baba),所以改为洋名“巴巴拉”强迫小孩子们用。放弃了传统称呼,自然也不会扮演传统角色。姥姥曾为我们一代所做的事情,她都免除了。

我倒想早日成为传统的日本祖母,自己都觉得很可笑。不过,在身边,老公也说很想早日看见孙子女。

“老爸说,他一定要健康地活到孙子结婚,我都能够理解了。年纪大了,看后代茁壮成长,会是很大的乐趣,甚至有

活头。”他说。

一想象子女、孙子女越来越大,接受自己有一天必定去世似乎就容易一些。孩子给我们带来循环性的时间观念。一个生命结束,但是很多生命由它发生而永远延续下去。

记得老大出生时,老公感慨无限地说:“终于在历史上有了我的位子了。”当时,我觉得他说话有夸大其词之嫌。对我来说,生小孩是极其身体性的事件,根本没工夫想抽象问题。可是,久而久之,我就开始对他的感慨共鸣了。没生孩子以前,我的生命只不过是无边黑暗的宇宙中,进出后马上消灭的火星。然而,有了孩子,生命之火就可以永远燃烧下去了。对广大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对当事人来讲,却很有安心作用。

宝贵礼物

过去七年,托孩子们的福,我也能够回到神话的时间里去了。

也许是中年才做了父母的缘故,我们要尽量体验、享受育儿的每一个环节。尤其重视每天的三顿饭,因为食品就是爱情,饮食则是爱情行为。这一点,源自意大利的“慢餐”(slow food)运动带来的启发很大。

结果令人相当满意。但是,另一方面,工作量、收入都不能不受影响。别人买了新房,添了家具;我们的房子却越来越破。但是,我们的家有孩子的笑声。

六岁的哥哥和两岁的妹妹一起玩耍的场面,不可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实在太荒谬了。西方有个精神科医生说:从他专业的角度来看,每个孩子都是患者。我明白人家的逻辑,虽然可怜他不会以爱心去理解小朋友。孩子们看到的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跟大人截然不同,于是充满发现与惊喜。

看着他们,我常常想起,好久好久以前,我自己小时候发

生过的种种事情,也偶尔会想象到,更久更久以前,我们都还没有出生以前,这地球上可能上演过的种种故事,换句话说,神游逍遥于神话时代里去。这想象,就是孩子们送给我的宝贵礼物。

钢琴情结

一九六〇年代,在我小时候的日本,普通老百姓拼命存钱要买的“三大件”,乃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稍微宽裕的家庭,则女儿一到上学的年龄就买了钢琴。

同班同学当中,家里有钢琴的算少数。去她们家看到黑黝黝的 YAMAHA 牌钢琴,简直就是上层阶级的标志。母亲告诉我:一架钢琴值三十多万日元,比普通上班族的月薪多两倍。

相比之下,我家有的 KAWAI 牌电风琴,才一万日元左右。刚买时,我还是个天真的托儿所小朋友。每星期上 KAWAI 公司举办的音乐班,跟一批同学一起弹琴唱歌,回家后在父母兄弟面前表演,心情蛮好的。

谁料到,一上小学,忽然间身边出现了好多富家名媛们。BEYER、CZERNY、SONATINE、SONATA 等神秘的外文词,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讲。

多年后,我才得知前两者是德国、奥地利作曲家的名字,

后两者则是指某种音乐曲式的意大利文单词。当时,只好靠直观猜测,那些外语是她们所用的钢琴教材名称,多么想自己也得到。我向往之强烈,几乎接近绝望。

童话里的公主

关于我家的经济情况,母亲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解释清楚。所以,我一方面错误地以为家里比较富裕,另一方面搞不明白为什么买不起钢琴。

“你想要?那么,我们就买吧。”

她弄来了一份商品介绍单。最便宜的是二十八万日元,其次则是三十七万。

“既然买就不用买最便宜的。这三十七万的看起来不错吧。”她蛮认真地说。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钢琴的好坏。

“但是,你知道最近有新商品叫 ELECTONE 吗?听说是电子琴,可以发出好多种不同的音色呢,”母亲很热心地游说,“而且价钱比钢琴便宜。六十万就能买最高级的一种。你要不要?”

我们就那样说定了。只是,她的诺言永远不兑现。整个小学年代,我都等待有一天母亲为我买最高级的电子琴。

在学校,音乐老师经常叫一些同学在课堂上弹钢琴。

“谁会弹?已经会弹 SONATINE 的有没有?”

几个女同学举手到前边,轮流在钢琴椅子上坐下来,把两条腿摇动着,为大家的合唱弹伴奏。平时不显眼,功课也不怎么好的女孩们,这时候在我眼里,简直跟童话里的公主一般高贵。

现在回想都很惭愧,当年的我很虚伪,不肯承认家里没有钢琴。在别人面前,一贯假装着在家跟老师学钢琴,实际上一个人默默地练习电风琴而已。可是,毕竟连钢琴课本都无法得到,我跟名媛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音乐老师当初也叫我伴奏过,但是很快发现了我不仅不会弹,而且没正式学过,叫我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终于小学毕业,上了中学,身边的同学都换了新的,再也不用装作会弹钢琴了。同时,我也死了心:这辈子,母亲是绝对不会为我买钢琴、电子琴的。

音乐爱好者

转眼之间,过了二十年,我三十五岁结婚的对象是音乐爱好者。

他会弹钢琴、弹吉他,也会拉小提琴、拉二胡。柜子里装满着从合成器到扬琴、椰胡的各种乐器。不仅如此,他也学过音乐理论、作曲法,甚至有部作品在 NHK 电视台上播送过。

当初,我猜他经历跟我完全相反,恐怕是从小受良好的音乐教育长大的。然而,他摇着头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虽然家里有钢琴,那是专门属于妹妹的。不管我几次提出要求,父母都不让我跟老师学音乐。”

老一辈的日本父母,往往希望儿子多动身体长得健壮,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老公小时候的家境也不是非常好;他父母为女儿买了钢琴、找了老师,也许资金都用光了,负担不起儿子的学费都说不定。

可是,这儿子意志特别坚强,一定要学钢琴。他趁家人

不在,打开钢琴侧板,仔细研究了内部结构如何。然后,偷看妹妹的 BEYER、CZERNY、SONATINE、SONATA,一本又一本地自学下去。然后去书店找专业理论书,开始作曲。把作品投给 NHK 时,还是个初中生。

上了高中以后,他参加交响乐团,要拉小提琴,请同学当家庭教师。来东京上大学后,更找专业演奏家学。

至今,钢琴和小提琴是他生活中绝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当初父母出钱请老师的妹妹早就不弹钢琴了。可是,留在娘家的 YAMAHA 牌钢琴,她认为是属于自己的财产,绝不同意哥哥带走。

童年的梦想

所以,我们结婚以后,要共同买的第一件贵重物品,非钢琴莫属了。

正好那时候,家附近的钢琴店陈列出从中国进口的第一架钢琴,看样子比日本制造的花哨华丽,牌名为 PEARL RIVER,即珠江,恰巧是我们曾去婚前旅行的旧游之地,好像特有缘分。老板说内部结构采用德国技术,质量可靠。我们当场就决定买了。价钱为四十五万日元。

按道理,单身人士也可以买钢琴。不过,我们是结婚有了伴儿以后,才敢买钢琴的。跟三十五年前比较,价钱相对合理了,比两人去欧洲旅行便宜。尽管如此,曾有一度被禁止,因而成为崇拜对象的钢琴,对我们来说不是单纯的物品,而近乎童年梦想本身了。

我们买的是所谓 SPINET 式钢琴,仿佛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的老乐器,红褐色木版上配了金黄色把子,浪漫漂亮,特别合我们的口味。来访的朋友们也常赞扬,使主人格外高兴。

家庭钢琴班

当儿子出生时,我们自然讲到该什么时候为他找位钢琴老师。他的幼儿园同学们,很多刚满四岁就开始学钢琴。我问了儿子想不想。他摇头说:宁愿学芭蕾舞。

好啊。芭蕾舞。既有古典音乐又动身体,算是理想的情操教育吧。过了半年一年,他还是高高兴兴地上了芭蕾舞班。至于钢琴,偶然跟父亲一起玩,就够满意了。

然后,到了去年暑假。

每天在家,儿子明显发闷。有一天,他问父亲:“爸爸弹钢琴、拉小提琴时候看乐谱。幼儿园的女同学们也会看。我可以学吗?”

于是父子俩手拉手到乐器店去,买了空白的五线纸。

从此,每周两次,老公教儿子怎样看写五线谱。其他五天,儿子则自己练习看着乐谱动指头。

一开始,老公教的曲调很简单,儿子练习也不大费事。但是,逐渐难起来,到了年底,双手动得挺复杂,我做母亲的

都无法帮儿子温习了。

儿子很喜欢音乐,也很尊敬父亲,每天认真练习,从来不埋怨。不过,有时候,从幼儿园回来已经很累。尤其,在圣诞表演会的前几天,排练节目很紧张。回到家,打开钢琴,就在椅子上躺下来,不能起来了。

老公是严厉的老师,不允许儿子偷懒,看到那样子说:“乐器是一定要天天练习的,否则不会进步。你要是今天偷懒,昨天学到的都会丢掉呢!”

儿子勉强起来,咬着嘴唇,忍住眼泪,开始练习。但是,不久在前额上出现红疹。

我马上带他去皮肤科。

大夫说:“这是荨麻疹。身体疲倦或者精神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得的。太太,您想到什么原因吗?”

我当然想到。于是告诉老公、儿子说:家庭钢琴班得休息几天。

但是,儿子已经习惯了每天一定练习;如果不练习他就会感到不安。所以,他还是主动打开钢琴盖。看到那样子老公很满意。受到父亲赞扬,儿子更加努力。我在旁边看着,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父母制造学习环境

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幼儿园放学时,园长要找我说话。她注意到最近我儿子经常摸着两腿中间,怀疑有甚么皮肤病或者炎症。

带他去医院,小儿科大夫诊断说:“身体方面完全健康。小朋友的行为是精神压力所造成的。太太您想到原因吗?”

我讲到家庭钢琴班的情况,大夫马上说:“显然您儿子不能反抗父亲。非得您马上干预让他们停止不可。否则会留下精神创伤。您得知道:父母是不能兼任老师的。”

那晚,我跟老公慢慢谈大夫的诊断。不出我的预料,他起初有点生气。但是,冷静下来后,叹了口气说:“听起来有道理。”

当我们宣布钢琴班暂且停课时,儿子没有表示任何情绪。恐怕压力真的太大了。究竟高兴还是不高兴,他都不敢表现出来。

幼儿园园长后来跟我说:“父母至多能制造环境而已。”

你先生自己欣赏弹钢琴,小朋友看着,自然也会爱上音乐的。那是最好的教育。老实说,我自己都犯过同样的错误。儿子小时候,亲自教了几年钢琴,直到有一天他决然拒绝,让我受到深刻的震撼。”

我没有问她是否也有钢琴情结。

便当的味道

儿子快要幼儿园毕业,我做便当的日子也告一段落了。过去三年来,每星期一、二、四、五,我都为他做便当。

当初,三岁小孩子吃得很少,用的便当盒是最小的一种。然后,随着身体成长,饭量也逐渐大起来,买了较大的便当盒。没多久,他又提出:“我想要两层式的。上面填菜肴,下面塞米饭。其他男同学都是啊。”这些日子,五岁男孩吃的份量跟他妈妈差不多了。

如果没生孩子,我大概一辈子都学不会怎样只用一只鸡蛋来烧小小的蛋卷,或者用玻璃纸制作迷你饭团。更不用说把苹果切成兔子形,香肠加工成章鱼形的技术啦!

外人常批评如今的妈妈一族做孩子的便当都利用冷冻食品。的确,我总是在冰箱里装备着几种,例如毛豆、鸡丸、汉堡、虾仁。尽管如此,在那小小的便当盒里,另外要填的饭团、蛋卷、蔬菜、水果等几样东西,还是非得亲手做不可的。大家忙碌的早上,同时准备便当和早饭,着实是一门学问。

甜味三明治

在多伦多,与我同住的日裔加拿大人樱子,每天上班之前做三明治便当。两块面包中间夹住奶油、生菜、火腿片和一点沙拉酱,然后放进密封塑料袋子去就行,整个过程才需要三分钟而已。有时,她加上一粒苹果或一块乳酪,那样子比普通加拿大人的午餐豪华多了。

当地人把棕色纸袋叫作 sandwich bag,经常用来装三明治。我始终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日本人习惯用花布来包便当盒。比方说,我儿子用的是橙色底、柠檬色绳子的布袋子。用办公室用品般的棕色纸袋或者新闻纸包住便当盒的,在日本只有单身劳工。

不过,入乡随俗是人之常性。住在多伦多的日本孩子们,每天上学时,一定把三明治放进棕色纸袋带去。

“否则会有人笑,”一位母亲解释说。

“我当初不了解情况,做饭团叫他带去。结果,被白人同学嘲笑得厉害。之后,我专门做三明治了。”说是三明治,

也跟我们在日本习惯吃的不一样。

“两块面包中间夹住的,一定是花生酱和果酱,或者香蕉。其他东西如火腿、鸡蛋、黄瓜等,一律不成。而且,面包边儿是不可以切掉的,三明治是不可以切小的。”也就是说,把整个的甜味三明治,用双手拿着一口气吃掉,才是加拿大小孩认为酷的午餐。

有趣的是,到了星期六,那些小学生却个个都带饭团来日本学校,又不外是“否则会有人笑”的缘故。

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当时做老师,每周末观察到小朋友带来的便当。真是跟在日本的一模一样!首先是盖子上印有小叮当、小丸子等卡通人物的便当盒,然后是粉蓝、粉红的筷子箱,还有把两者扣在一起的橡皮带。最外边则是请母亲缝好的花布袋。便当盒里,当然有紫菜饭团、蛋卷、章鱼形香肠和兔子形苹果。全是“为了不让小朋友忘记祖国的饮食文化”。因为安大略省中西部只有一家日本学校,有些学生早上五六点钟就离开家往学校出发;他们的母亲到底几点钟起床开始做便当的?

一个同学带来的便当非常突出。每周,他从花布袋拿出来三层式的高级漆器盒。里面装满的各种菜肴,简直可以拍照,出怀石料理的教科书。

“哎呀!真漂亮!一定很好吃吧?”有一次,我禁不住感叹起来。我当时没本事做自己的便当,何况是纯粹日本式的,因而只好到了中午就出去买肯德基炸鸡的午餐套饭。至于其他日本老师,则几乎都吃自己或太太做的日本

式便当。

谁料到,从第二个星期起,那位同学开始带两套便当盒上课了。

“母亲告诉我,一个是给新井老师吃的。”小朋友很天真地说。这么一来,我感到进退两难。在大家面前吃一个学生送我的豪华便当,好像有偏心之嫌。但是,人家既然带来了,不吃也不礼貌。再说,那便当做得实在精致细心,叫人特难拒绝。

英语有句俗话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我吃的是在加拿大那么难得的正宗怀石料理!

不久我开始在家接到那同学母亲打来的电话了。原来,她是日本银行家的太太,随丈夫带独生儿搬来人生地不熟的西方,专心料理家务、教育孩子,也许太认真紧张了,明显患有神经衰弱。

“因为我儿子成绩好,公文式的优秀学生名单上常出现他名字,结果得罪了其他同学的母亲。上次,我接孩子下课时,某家长看见了我都不打招呼,应该是不高兴我儿子成绩好的缘故。她在加拿大时间长,算是家长中的领袖,会不会命令其他人也一样跟我保持距离?”

一来电话便是两个钟头,每星期至少两三次,我认为这

远远超越小学老师的职责,可是很难让对方明白,何况是在几次吃过豪华怀石料理便当以后!

我最后只好辞掉日本小学了。

便当噩梦

回想在东京长大的小时候,我对便当没有快乐的记忆。母亲对做饭始终不热心。

我三岁以后,每天中午吃托儿所提供的伙食。有一天,要远足去郊外,大家破例带家里做的便当来。到了中午,同学们打开小盒子,里面有饭团、蛋卷、章鱼形香肠和兔子形苹果。

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打开盒子。因为母亲让我带的不是她自己做的便当,而是从寿司店买来的瓠瓜条紫菜卷。老师帮我除去了外边捆得紧紧的塑胶绳子,然后撕掉印有店名的包装纸,终于出现了薄木片盒子中装得满满的寿司。做得专业,味道不错,但毕竟是隔夜的食物,而且不是母亲做的,我没吃几口就合上了盖子。老师看见了都没说什么,大概在心里同情我。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女同学,每次远足时,带来玻璃纸卷的三明治。那是她母亲的拿手菜,看起来很漂亮。

发光的玻璃纸上系了红绿黄各色的蝴蝶形丝带,装在藤笼里的样子,简直跟花坛一般华丽。

她边吃边讲:“母亲担心我吃多了会胖。所以,让我带这些呢。她说,剥玻璃纸吃力,这样三明治可以吃得少一些。”

实际上,她并不胖;我自己体重比她重得多。我羡慕她,因为她母亲不仅会做那么精致的三明治,而且有心为女儿的外表和自尊着想。

初中一年级时候的班主任是年轻单身的男老师。跟很多女同学一样,我也很爱慕他。有一次,在远足的前一天,他讲道:“因为我一个人住,没人给我做明天的便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动向他答应说:“没问题。我请母亲做两个便当,送给您一个就是了。”

我多么希望母亲就在这一次,细心做出好吃好看的便当。但是,她对做饭彻底缺乏才能。首先,选择的容器完全不对。便当盒嘛,应该能够密封的,否则汁儿什么的会漏出来。谁料到,她偏偏拿来超市卖菜时候用的长方形白色塑料盘子,上面放了米饭和带汁儿的红烧菜和咸菜,只盖上一张玻璃纸以后,用新闻纸包住了!

老师不知道我当天早上交给他的便当没有牢固的外盒

保护着,随便放进背包里,然后丢到巴士后面的行李架上去。我看见其他人的背包一个一个地压住老师的背包,容易想象到母亲做的便当不仅已经压扁得不成样子,而且红烧菜的汁儿都漏出来,轻易地通过新闻纸,弄脏了老师的私人物品。到了中午,他把便当拿出来时的表情,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惊讶和伤心,稍后变成了轻蔑。

我自己打开湿透的新闻纸,几乎感到绝望。便当嘛,应该颜色调和得漂亮才行。偷看别人的午饭,都有黄色的鸡蛋、绿色的菠菜、红色的樱桃等等,简直跟蜡笔盒一般美丽。然而,我的便当上,除了褐色只有棕色,从头到尾全是酱油的颜色。

找回童年的捷径

过去三年,我每周四次做儿子的便当,手艺逐渐高起来,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满意。这些日子,他最喜欢吃我用熏鲑鱼片做的握寿司。在便当盒的上层填六个寿司进去,在下层则塞黄色的蛋卷、绿色的腌黄瓜、咖啡色的香肠和红色的草莓。心中想象他在幼儿园打开便当盒时惊喜的表情,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发现:使孩子快乐是找回童年的快捷方式。给儿子做好吃好看的便当,其实也是为了安慰鼓励当年感到绝望的小女孩。我很想告诉她:不要紧的,有一天,你自己做精致美味的便当给心爱的人吃,一切都会好的。

汽车与手机

儿子五岁时有了个抱负：长大以后买汽车和手机。

“上了中学，你就给我买手机吧！能拍照那种，拜托！汽车要等到十八岁，拿到了驾驶证再说！我是一定要买吉普车的！”他很兴奋地说。

幼儿园的二十七名同班同学当中，家里没有汽车的只有他一个，父母都没有手机的也只有他一个。

刚发现这一事实时，他多次对我们游说道：“有个东西，我非常想要呢。可不可以给我买？那是汽车。不是玩具，而是真的，也不是出租车，是爸爸妈妈开的。”他表情、眼神特别认真。

我总是一样回答说：“那么，你快长大考取驾驶证，带爸爸妈妈到处飞跑吧！因为我们都不会开车。”

那是真的。老公从来没学过。我则放弃驾驶证已经十多年了。这年头，在日本，不会开车的人比不会骑车的人还少见。五体完善的夫妻俩，双双没有驾驶证的家庭，简直面

临着灭绝危机。

我问过老公,为什么学生时代人人都去学开车,偏偏他一个人没有?何况他是个以风流闻名的庆应大学校友?他直摇头,似乎想不出理由。

也好。因为他爱喝酒到每天一定要干半打罐装啤酒的地步;即使有驾驶证,合法使用的机会恐怕非常少。再说,我爱喝酒的程度也并不亚于他,只是对红酒有偏爱而已。如果每次出去,总是他一个人喝,而我为了开车不能喝的话,保证会伤和气的。

所以,两人都没有驾驶证,除了对环境友善以外,还可以说是家庭圆满的基础。

提前结束开车生涯

不过,我十多年前放弃驾驶证,并不是为了合法喝酒,而是被人禁止开车的。

当时,我在日本报社做事。公司规定地方分社的记者出去采访,一必须带自己的照相机,二必须开自己的汽车。我本来没有驾驶证也没有汽车,于是开始上班以前,匆忙上学考取驾驶证,也自己负担买了一辆旧汽车,乃深红色的本田CITY,价钱三十八万日元整。至于照相机,父亲给我买一部NIKON 当就职贺礼。

刚大学毕业的二十五岁,平生第一次工作,第一次自己租公寓住。按道理,红色小轿车应该代表独立愉快的单身生活。

然而,从小令我头疼的运动能力差,恶梦般地影响我舒适兜风的计划。结果,在北都仙台待的五个月里,我出车祸多达五次。那还不包括每天进出车库时,一定碰撞墙壁,擦伤自己和别人的车身在内,而且我当时负责社会新闻,每天

在市内几所警察局间来回跑,慌忙启动汽车时碰撞的,不是警察局的外壁就是锃亮的警车!

记得第四次出事故时,我在十字路口要往左拐,谁料到忽然间,面前有不知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辆出租车。我的车子一撞上,人家的车门就瘪掉了。开汽车的都知道,出租车司机最不好惹,当时幸好我有记者证,否则后果会多么麻烦,连想象都够恐怖了。

昂贵的保险费用

然而,实在太糟糕的是第五次。我正要在路边停车之际,不知怎地,轮胎自动转了几回,轻轻碰撞了前边的汽车。看到下车走过来的男人,我吓得心脏都几乎停顿了。他戴着墨镜,穿着黑衬衫,皮带和皮鞋则是雪白的,乃标准的黑社会分子打扮!

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为工作开车,保险费由公司付。一次又一次,我给东京总部保险部门打电话,老老实实地做报告。到了第五次,对方终于宣布道:“你出事的频率太高,保险费异常贵了。公司不可能再负担下去,你得停用自家车。从此出去采访,请改坐出租车。”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决定。除了笨手笨脚操纵不好车子以外,我视野的盲点也好像特别大,甚至脑袋有更严重的毛病都说不定。总之,开车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都实在太危险。这样子,我的开车生涯就到了头儿。花三十八万日元买的红色本田 CITY,以十五万转让给娶了日本老婆的澳洲籍

英语老师了。

后来,搬到人人开车的加拿大生活好几年,我也没有申请过驾驶证。即使别人认为既笨又傻而且疯狂,我本人与其开车闯世界出事故,宁愿乖乖地坐火车、公车、地下铁,太平无事过日子。

因为没有汽车,这些年无论身在哪个国家,我都选择在公共交通方便的地点找房子住。多伦多的圣帕特里克站、香港的金钟站等等,在我记忆里,生活的每一段都有相应的地铁站。出门旅游也全靠公共交通工具,实在没有办法时,才叫出租车坐。

散步代替开车

所以,结婚以前,当老公问我他没有驾驶证我会不会介意之际,我自然马上摇头否定了。

“不会的。只是,有了孩子以后,也许开汽车会方便些。”我说。

“的确。”他也同意。

然而,至今几年,有了两个小孩,我们到哪里去都仍旧坐火车、公车、地下铁,否则就徒步、骑自行车。因为没有汽车的生活自由自在得很。在我看来,人们为了开车而做的牺牲、所放弃的乐趣,早已不成比例了。

如今在日本,喝酒驾驶被罚款一次,就买得起一辆旧汽车,再加上同坐者付的罚金的话,说不定廉价新车都可以买了。

于是,今天的小伙子们晚上约女朋友出去兜风,到了浪漫的海边餐厅都不敢叫杯啤酒喝。坐在对面的小姐,单一个人喝鸡尾酒也没有意思,只好两人一起喝可乐、苹果汁等

儿童饮料。真扫兴透了。

至于已婚男女,为了决定谁喝酒而暗斗的情形相当普遍。

上次跟两对夫妻到郊外公园去,要在湖边露天餐厅坐下来边喝东西边聊天。从柜台买饮料回来的三位丈夫当中,只有我老公两手都拿着生啤酒杯。其他两位,则一只手持着生啤酒,另一只手持着乌梅苏打(标准的代替饮料),与在大阳伞下等待的妻子们各自用眼神展开了无言却极其激烈的斗争。

结果,喝到了冰凉生啤酒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表情爽朗如秋季晴天;相比之下,他们的配偶慢慢尝甜不拉叽的乌梅苏打的样子明显充满着怨恨和愤怒。

很多次,我劝过他们,下次一起去玩不用开车来。他们每次同意说:“一定。那样才能喝得痛快。”但是,到了下一次,还是仍旧开车来,而又一次闹不愉快。

我猜想:开车会上瘾,习惯了以后不能不开的。否则很难解释,人家为了开车愿意接受那么多麻烦。

比如说,每逢假日,日本全国的游乐地点,人多车多得找不到地方停车。今年四月初的星期天,有个朋友开车到小金井公园看樱花去,为了停车竟等待两个钟头,小孩子想撒尿

都没有办法,终于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早已疲倦。同一天,我们则仅走五分钟的路去附近林荫大道下铺席子,边赏樱花边吃喝,舒服极了。

五月黄金周,另一个朋友开车去昭和纪念公园烧烤,但是停车场全满,等了一个钟头都没有进展,只好改到家附近的多摩川边去。同一天,我们则一开始就带着烧烤用品骑车到那里去,轻松免费地占领了最好的位子。

又例如,东京的老字号餐厅,大多在旧城民房密集的地方,周围停车特别困难。习惯开车的人,即使家在市区,都不可能到小巷子里的名店吃老江户风味,反而只好到郊外大马路边的连锁餐厅吃十年如一日的奶油鲑鱼意大利面配可乐。

总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汽车而生活得蛮快乐。坐在车上看世界,始终隔着一层玻璃,不如用自己的两条腿直接站在大地上,用自己的皮肤直接感觉到迎面刮来的风。

我和老公除了美酒和美味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散步。只要天气好,拉着儿子的手,推着女儿坐的婴儿车,我们会走上大半天。

手机反感征候

我没有手机也是记者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当年手机还没普及,我得整天随身带的是传呼机,连三更半夜都被上司呼出来挨骂,辞职以后多年都对类似机器很反感。

不过,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化,今天除了通话以外,还可以上网、做电子交易等等。我明白,它早晚会成为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尤其对今后长大的儿子一代来说,一定是需要的。

然而,汽车还是另外一回事。

日本很多家庭在汽车上花的金钱,从车子的分期付款到停车场费、保险费、油费等全加起来,比伙食费还多的。

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

除了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空气以外,我还真觉得大家不如吃喝得好一点呢!

寂寞的餐桌

我从小想做个透明人,为的是偷偷地溜进别人家里去。

平时访问别人家,虽然很令人兴奋,可惜始终不够自然。花瓶里的玫瑰应该是刚才匆匆去买的,桌子上摆的山珍海味更绝不可能是家常便饭。

没有外人在的时候,人家到底吃什么东西?说什么话?过什么样的日子?……一贯是我人生最大的谜。未料,最近问世的一本书终于让我窥见了普通日本人的家庭生活。

结果呢?

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般……

那是岩村畅子写,由劲草书房出版的《变化中的家庭、变化中的餐桌》。一九五三年在北海道出生,毕业于法政大学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她,目前在 ASATUS 广告公司做家庭设计室主任。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该部门连续六次进行了对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饮食生活调查,样本为一九六〇年以后出生而目前在东京附近生育孩子的家庭主妇。

调查分三个阶段：

一、首先填写调查表，乃关于做饭习惯以及对饮食的想法。

二、请同一批人写详细的饮食日记；连续一个星期，全家三顿饭的具体内容，包括在哪里买材料、由谁做饭、由谁吃、几点钟吃等统统记录下来，并且拍摄照片当证据。

三、对每一个人进行面谈，细问调查表上的回答和具体生活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发生的。

日本餐桌实况

这项调查,虽然规模不大,样本总数才一百一十一人而已,但优点是做得特别细。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乘以一百一十一个家庭,结果得到了二千三百三十一张日本餐桌的真实照片。

部分照片收录在书里。而这些照片所表现出来的二十世纪初普通日本家庭的饮食生活,跟我们平时在电视烹调节目中或者妇女杂志彩页上看到的照片多么不一样!

一张照片里,只看到六个紫菜包饭团,是便利店买来的,以及塑料瓶装的茶水。附笺说这是母子三人的“第五天晚餐”。日记写道:“九岁和六岁的两个孩子,下午要上书法班和钢琴班,回到家时已经很晚,加上他们中间吃了很多零食,晚饭只吃了便利店饭团而已。”岩村解释说,对如今的日本母亲来讲,接送孩子上课外活动比做饭还重要。

另一张照片,乃某家庭的“第二天早餐”,内容为袋子上印有电视卡通人物 POKEMON 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和鲜奶。

日记写道：“我希望孩子每天早上高高兴兴吃早饭，快快乐乐上幼儿园去，所以叫他决定吃什么，做父母的也吃一样的东西。”岩村说，这是日本餐桌以孩子为中心的表现。

一张照片（“第六天午饭”）里，母亲为两个孩子做意大利面，“十岁女儿要吃番茄味，七岁儿子则要吃鳕鱼子味的，结果两种都做了。”用的是从超市买来的袋装酱。

任性的不仅是小朋友。在另一个家庭，吃“第一天晚饭”时，主妇做好了汉堡式肉饼，但是先生说不爱吃，自己从厨房拿来袋装咖喱倒在米饭上吃了。

孤食

这几年,日本媒体常用的新词儿叫“个食”或“孤食”,意味着餐桌不再是家人团聚的地方,而成为个个成员分别在同时就餐的场所。书中不乏例子。

譬如:“傍晚做了牛肉炒洋白菜和南瓜味噌汤。七点钟,先让三岁女儿吃;小学生儿子从补习班回来以后,九点一刻吃;丈夫十点四十五分醉醺醺回家后说不想吃肉,只吃一碗茶泡饭;我自己则什么也没吃。”

在新书里,岩村进一步说,目前的潮流是“各行其饭”。即使同一时间就餐,每人吃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三十九岁的家庭主妇,某天早上为全家七口子准备的早餐为:“七点钟,丈夫照样吃薄吐司和速溶咖啡。差不多同一时间,公公婆婆也就餐,但是公公吃厚吐司配果酱、香蕉,喝牛奶,婆婆则吃山型吐司配火腿,喝咖啡。从七点十分起,三个孩子分别就餐。长男要吃比萨吐司、酸奶、麦茶。次男则要吃方便面。三男拒绝早就准备好的比萨吐司

而要求我改做黄奶油吐司,并自己从冰箱拿出苹果汁喝。七点四十分,我一个人吃孩子剩下的比萨吐司和酸奶,喝速溶咖啡。”

这么一来,主妇的任务跟传统烧饭很不一样了,简直像开食堂一般。因此在很多家庭,主妇不再自己动手做饭,反而从超市便利店买来多种快餐品装满冰箱。

传统日本菜肴日渐没落

看完《变化中的家庭、变化中的餐桌》，我最大的感想是“寂寞”。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全家团聚的欢乐气氛。日本家庭的食桌，什么时候沦落为如此寂寞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也是调查对象的同代人。岩村报告说：“超过两千的个案当中，主妇自己从市场买来整条鱼处理烹调的例子只有一次，多数人的选择是已切好而少骨头的鲑鱼。同样道理，蔬菜中受欢迎的是迷你番茄和冷冻毛豆，水果中受欢迎的是草莓、樱桃和香蕉，因为都洗净方便而不用切。传统日本菜肴如茶碗蒸蛋、煮豆等，调查中连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自己做天妇罗等油炸食品的属于少数，其他人都从超市买既成品来。”我一方面很吃惊，另一方面又自言自语道：“可不是。”

今天三十岁、四十岁的日本女人，大多在结婚以前没跟母亲学过做饭。因为我们的母亲在战败国长大，以为外国菜

比日本菜先进有营养,于是引进汉堡、意大利面、麻婆豆腐等外国风味到家庭里来,却不知道正式的做法,只好去超市买大量生产的既成品或者盒装、袋装、瓶装的综合调味料。

餐桌失去凝聚力

回想我小时候,虽然也吃了茶碗蒸蛋、煮豆等,但是用各种综合调味料做的外来菜肴逐渐占主流了。当时的母亲没有给女儿传授烹调技术;一方面希望下一代用功学习做独立的职业女性,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所做的假外国菜缺乏信心的缘故。

婚前没烧过饭的女人,新婚时期一般会努力学烹调。但是,毕竟根基薄,有了孩子就忙不过来,只好给宝宝吃瓶装的断奶食,自己则吃便利店的盒饭。岩村指出,“各行其饭”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今天的丈夫一族也跟老一辈非常不一样。从前在日本电影里经常出现一对菜肴不满意就翻桌子的凶暴丈夫,幸亏那种男人早就绝灭了。今天的日本老公加班晚回家时,很多会乖乖地到便利店去买自己的饭菜,而不会吵醒已睡着的妻子。

生活的现代化、国际化、便利化,人们长期以为是进步。

谁能料到传统饮食习惯遭破坏的后果；餐桌失去了对于各成员的凝聚力，今天的日本家庭简直是一盘散沙。

《变化中的家庭、变化中的餐桌》自从二〇〇三年四月出版后，在半年内重印了五次，可见这本书引起的反响不小。很多人的印象里，日本菜以“三菜一汤”为标准，盛好各自的小盘子后摆在桌子上，大家说 itadakimasu（我要吃了），同时开始吃。然而，岩村说，那种情景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早已找不到，可以说是“幻想中的餐桌”了。

反之，到处都是家庭内自助餐。

大家分别打开冰箱、柜子拿出速食品、饮料、甜点吃。即使主妇做了色拉，每人要倒不同种类的酱吃。若是在三十年以前，这种行为一定挨父母的骂。严父失去了权威说不定给家庭带来了和平的气氛，但是连慈母都失去了权威。

饮食起死回生的转机

今天的日本家庭好比是孩子的王国。做父母的并不是受孩子的压迫;他们自己都永远是孩子。越来越多主妇,若想吃得好,则带丈夫孩子去娘家一天,从早到晚享受老一辈女人倾注心血做的精致料理。

虽然现状很寂寞,然而凡事会有物极必反的时刻。最近老字号出版社生活手册社创刊的新杂志叫《FOOD TERRACE》,内容推行发源于意大利的慢餐运动,让读者重新认识各地传统食品的优势。

上世纪后半叶,减少家务的负担是全世界支持的目标,结果美国式快餐生活席卷全球,历史悠久的饮食习惯面临灭绝危机。

《变化中的家庭、变化中的餐桌》叫日本人面对长期被忽视的重大变化。虽然现状惨不忍睹,但是任何改革都从正视现实开始。正如在古希腊神话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时,一切灾害罪恶全跑出来,最后留下来的是“希望”,但愿岩村划时代的调查结果成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起死回生的转机。

咸菜和梅酒

我小时候,每一顿饭桌上,一定出现母亲自己腌的咸菜。

从十月到三月,东京天气寒冷的日子里,天天都吃泡白菜。回想起来,当年的白菜比现在大得多。这些年,日本家庭平均人口减少,吃不了多少蔬菜,迫使可怜的大白菜变成小白菜了。

从前可不同。母亲买白菜,一次要买六到八颗特大的。重得没法子自己带回家,只好托戴着棒球帽的蔬菜店老板开三轮汽车搬运。他工作效率特别高,往往母亲还没回到家以前,门外已经堆高了两个一对,总共三四层的大白菜。

新鲜的白菜看起来都很可爱,白白的菜叶肥得犹如小娃娃的屁股。经几天在外面吹风,稍微减肥变老以后,母亲拿起菜刀把每颗切成两半。厨房门边巨大的桶子里,一层一层地压白菜进去,也一层一层地撒把盐,最上面的木头盖子上安放了一块大石头,过几天就能吃泡白菜了。

材料、做法都那么简单,吃起来味道又单纯无比,但是天

天吃也吃不腻。有时,一天吃三次还不够,下午喝茶的时候也当零食吃。那年代的日本人根本不关心什么盐分、添加物对健康的影响。母亲切好泡白菜,就自动撒味精、倒酱油,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觉得有点野蛮了。

重现味道

结婚第一年的冬天,我想起小时候常吃的味道,自己也买来一颗白菜和小型塑料桶,在公寓阳台上挥菜刀,试试腌白菜。从小观察母亲的动作,我熟知做法,但是腌出来的味道就差很远了。

好像腌菜需要一定份量的材料,否则腌不出味道来的。可是,今天的生活方式跟当年不一样。我们不会天天三顿饭一定吃泡白菜的,更何况当作零食。

说实在,如今吃纯正日本菜的机会,平均起来,一天才一次而已。其他时候则吃面包、意大利面、牛排、烤鸡、炸马铃薯,或水饺、馄饨、炸酱面,下午喝的茶也不是绿茶而是咖啡或奶茶,饮食生活相当多元化了。这么一来,用巨大的桶子一次就腌八颗大白菜根本不可能,重现那味道也一样不可能了。

有一些食品,若是自己做,既便宜又好吃,但是在外头买,则要么太贵或者难吃。在日本,咸菜就是那样一种食品。

京都老字号泡的芜菁、茄子实在很好吃,但是价钱跟松阪牛肉一样贵。

如今,除非有人送来,我就几乎吃不到泡白菜了。母亲也很多年没有做,毕竟孩子们独立以后,娘家的人口也减少得厉害。

祖传古老米糠酱

但是,另一种咸菜——小时候从春天吃到秋天的糠渍,我现在倒一年四季都有得吃了。

日本很多食品,包括刺身、寿司,都发源于中国。然而,用米糠酱腌的咸菜糠渍,据说是日本人自己发明的,不知是否属实。

拌盐米糠发酵后散发的气味极其特殊,就是臭豆腐那一种。可是,在臭酱里腌过一天的黄瓜、茄子、萝卜、芜菁、嫩姜等蔬菜却很香,而且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对胃肠特别好。

一些日本家庭祖传古老米糠酱,夏目漱石家的就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日本主妇向来把米糠酱当作自己的田地,天天施肥保养。最一般的肥料有辣椒、海带、黄豆、面包、小鱼干。较特殊的有啤酒或剩菜如咖喱汁。总之,加了多种肥料后,米糠酱内的酵母活动得越来越猛烈,气味也越来越强烈。

我小时候,家里的酱桶很大,跟十八升的汽油桶差不多。每天两次,母亲挽起袖子来,打开盖儿,把右手深深地埋进桶

子去,拿出里面已腌好的菜。然后,从底部彻底搅拌,以便让米糠酱呼吸新鲜的空气,要不然它会腐烂的。最后,把下一批蔬菜,沾点盐后,又埋进酱里去。

在男人、小孩看来,那是家庭主妇一天的劳动中最可怕的一项,因为米糠酱的气味实在很剧烈。而且,刚除掉盖儿时,酱的表面发酵得到处出气,看起来像火山熔岩,真恐怖。母亲事后用肥皂把手腕洗干净,但是那气味总是稍微飘在她身边。

大约一九七〇年代开始,可怕的酱桶从日本厨房逐渐消失,只能说是自然的趋势。如今,除非祖先是文豪,谁还想保留百年臭酱?

话是这么说,吃糠渍长大的日本人,很多都想念那味道,包括我自己。泡白菜没有成功也罢了,但是我一定想吃脆香的糠渍黄瓜!

人和食品的关系

于是我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发现人类进步了。今天做糠渍,幸好再也不需要把整只胳膊放进臭酱里去。

新的方式改用小型塑料容器,乃能够密封的一种。里面放少量米糠酱并保存在冰箱,虽然腌菜需要的时间要长一倍,但是厨房里和冰箱中都闻不到那气味。而且,因为容器小,用匙子就能彻底搅拌米糠酱了。

以往,北风一刮,就把大量盐放在米糠酱表面上,让它冬眠半年,因为当时冬季的日本房子很冷,连臭酱都会冻结。相比之下,今天的冰箱一年四季都能保持同样的温度,使得我们能够通年吃各种各样的糠渍。

有一次,父母来玩时,我给他们吃我亲手做的糠渍,感到非常骄傲得意。现在,做糠渍的人很少了,母亲也早放弃了酱桶。但是,人人还是都爱吃糠渍,因为味道确实好。例如我儿子,他有些想不通地问我:“为什么妈妈做日本菜的时候,一定有米饭、味噌汤、糠渍?”但是,每次在餐桌上发现糠

渍,他都一定吃。

总而言之,时代变了,传统食品受冷落。尤其,咸菜一类做起来费工夫的缓慢食品,很少有人自己做了。

在现代城市,人和食品的关系是一次性的;现在买,当场消费,马上忘记。虽然热量够了,但是往往营养不够,令人觉得吃饱了还饿。传统食品可不一样:慢慢做,慢慢尝的过程中,能吸收到宝贵的营养。但是,大家实在太忙了;哪里有时间慢慢尝食品?

女人的梅酒

然而,凡事有例外。

那就是梅酒。每年到六月下梅雨的季节,日本全国的超级市场都摆出大量的青梅、冰糖、白酒以及大玻璃瓶,即整套做梅酒的材料和用具。

记得小时候,家里厨房的地板下,老有几大瓶的梅酒,是母亲一年复一年做的。不仅在我家,当年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家制造的梅酒。姥姥家柜子里,更有杏子、草莓、柠檬等多种甜味果酒。

但是,我还以为,那样的习惯早就从日本社会消失了。

最近,在附近超市买菜时,碰到儿子同学的母亲。在她推车上,有四个大玻璃瓶,带有红色塑料盖儿,果然是专门用来做梅酒的。

“有人送大量青梅来,没办法。”她注意到我的视线,就匆忙解释说。

看着她稍微不安的表情,我忽然明白,原来梅酒是日本

女人公开的秘密。

她是医生的太太，平时极重体面。我们去她家吃饭，先生们喝啤酒，我也喝，但她自己只喝一口而已，也重复劝丈夫不要喝太多。在良家主妇看来，多喝酒不仅对身体有害，而且伤体面，甚至有下流之嫌。

但是，显而易见，自己做的梅酒是例外。否则她不会买四个大瓶的；除掉青梅和冰糖要占的体积，至少能容纳八升的白酒呢。

怪不得，每年这个季节在酒店门口摆出来的白酒，都用大字写着“果实酒专用”。那是为了减轻主妇买白酒时候的心理负担。她们的逻辑是：我反对男人嗜酒，自己也不喝酒，但梅酒不算在内，那不是酒。

日本男人一般不喝甜酒。厨房地板下大玻璃瓶内的梅酒，向来是专门供女人消费的。

那医生的太太，到底跟谁喝梅酒呢？重体面的日本女人不会在别人面前喝酒，两个女人或者一群女人一起喝酒，在人家的社会圈子里会成为丑闻。但是，她也禁止丈夫平时在家里喝酒，即使是罐装啤酒；不可能夫妻一起喝梅酒了。那么，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大家睡着以后，太太自己到厨房来，偷偷地拿掉地板，打开红色盖儿，往杯子里倒满梅酒，一

人默默地喝……

那样子，一年竟喝掉八升？

真厉害！

想到这儿，我犹如解破了陈年老谜一般，心中好兴奋，马上跑回家去向老公做了报告。

他抱着胳膊沉思了片刻，然后开口说：“我小时候，家里一直有大玻璃瓶的梅酒，是母亲自己做的，似乎每年都做。也就是说，每年都喝干一大瓶。究竟是谁喝的？父亲虽然爱酒，但是男子汉绝不会碰甜酒。那么，除了母亲以外，家里就没有别的大人了。可是，你也知道，她是从来不喝酒的……”

“所以，我说，梅酒不是酒嘛。”

“是吗？我一直以为她是不会喝酒的，因为那么讨厌父亲嗜酒。但是，我也没想过厨房的大瓶梅酒到底属于谁。好比是酱油、醋一类的调味料，总不会去想是怎样消费掉的。”

显然，日本的厨房至今是女人的圣所，别人不能随便进来，也不会知道里面发生着什么事情。街上的酒店每年六月同时摆出大量白酒，但是只要上面写着“果实酒专用”就能冒充酱油、醋一类的调味料，不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当然，其他女人都知道这一秘密，但不会开口讨论。只有像我这样，长期在海外漂泊后，重新回祖国生活的日本女人，才会注意

到场面有点不自然。

不过,既然解破了陈年老谜,我也想参加女性同胞的队伍了。于是赶忙跑回超市购买红色盖儿的大玻璃瓶、青梅、冰糖,以及“果实酒专用”的白酒,期待着几个月以后尝到日本传统缓慢饮料的味道。

晚上,大家睡着以后,偷偷地到厨房去,打开玻璃瓶盖儿,往杯子里倒满梅酒,一个人啜一口又一口时,说不定我才真正尝到做日本女人的滋味呢。

东京怀旧旅行

暑假里,一群婆家人由大阪来东京玩。从两岁小女孩到六十八岁公公,总共三代六口人。我家住公寓,无法容纳全部人员。于是干脆订饭店,我们四口人也加入进去,十个人展开了两天一夜的东京之旅。

总题目为怀旧。

东京铁塔

来到东京,非去东京塔不可。一九五八年建造的电视塔有三百三十三米高,比巴黎埃菲尔塔高出十二米,至今为世界最高的自立铁塔。

一九五八年在日本是昭和三十三年。那年的三月三日,为了纪念三百三十三米高的新地标完成,有家电视台企划三对新人在萤幕上同时举行婚礼。

我父亲有五兄弟。其中三个当时正处于适婚年龄。三男父亲和四男叔叔已经有未婚妻,只要次男伯父找得到对象,被选拔的机会颇高,毕竟三个新郎是亲生三兄弟!

电视广播刚开始不久的年代,能够在节目中出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加上对当年的日本人来讲,结婚费用的负担非常大,如果连蜜月旅行都由电视台承包的话,真是太好不过了。

为了给伯父找个对象大家奔走的始末,我从小不知多少次听过母亲讲。她最后总是说:“你伯父实在没出息,谁都

不肯嫁给他呢。”

于是,昭和三十三年三月三日,父亲三兄弟在新建造的三百三十三米电视塔上免费结婚的计划失败;推到第二年二月十一日,才三对一起举行了婚礼,当然各自得负担费用了。

也就是说,我还没出生之前,红色铁塔已站在东京港区芝公园内。

生活在首都,从火车上或高速公路上,经常看到东京塔,然而上瞭望台的机会却不多。我自己小时候跟父母来过一次,高中时候和男同学来了一次,但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回,从地铁大江户线赤羽桥站走上坡到铁塔,我一下子被陈旧的空气所袭,好比走进了时光隧道一般。楼梯边贴的海报是三十年前的,一楼餐厅门口摆的蜡制食品模型称得上古董,怀旧情绪非常强烈。穿制服、戴制帽接待客人的小姐这些年也很少见了;由她陪同上的电梯,希望过去半世纪有不停地维修!

从一百五十米高的大瞭望台,大家要再买票上二百五十米高的特别瞭望台去。我有点高处恐惧症,不敢再上去,于是一个人留下。

不远的地方看得到最近完成的六本木 HILLS 大厦群,如

今从空中看首都,大多数人会去那里。我们偏偏来到古老的东京塔,好在人不多,用望远镜看风景不用排队,而且游客以外国人为主,意外地充满着异国情调。

王子饭店

喜欢 shabby 并不等于喜欢 cheap, 我们打算到对面东京王子饭店庭园餐厅去吃午饭。

王子饭店名不虚传, 早期几家都盖在皇族旧址上, 包括一九六四年领先开张的这一家。饭店位于公园里面, 周围树木丛生非常安静, 加上偶尔从游泳池传来的水声, 挺有度假地的味道, 很难想象其实在东京中心区。

寻找江户时代

这里离东京湾不远。吃完饭,就搭出租车到日出码头去。

隔着海水就看到台场的巨大摩天轮以及彩虹桥等流行游览区,不过今天,我们要寻找古老的东京——到封建时代的江户去。于是乘水上巴士溯隅田川(即江户时代的大川)而往浅草。都市史家阵内秀信在《东京的空间人类学》一书里提醒读者:过去的江户是能跟威尼斯和苏州相比的水城。但是,现代生活靠汽车与铁路,航路却不时兴,因而一条接一条地给填埋掉了。尽管如此,从水上巴士看,依然有很多条运河通到隅田川。

我想起东京大学教授松浦寿辉写的推理小说《巴》之最后,主人翁坐小船,在东京市区内要么走运河或者走下水道,跟犯人互相追踪的场面。从日出码头到浅草,虽然是仅仅四十分钟的航程,但是从水上张望陆地,确实能看到跟平时不一样的东京情景。

东京乐园

下了船,过马路,正对面浅草一丁目一番地有东京最古老的酒吧——神谷吧。

这里既能喝酒又能用餐,特制鸡尾酒“电气白兰”尤其有名。隔着玻璃窗看进去,一楼整天客满,二楼倒会有空位,除非这天是周二公休日,我们一定会进去歇歇脚呢,真可惜!

走两分钟的路,就看见了浅草寺雷门,经过十年如一日极其热闹的仲见世商店街,走到白鸽子成群的古老寺院。据传说,这里的观世音菩萨像是公元六二八年,附近打渔的两兄弟从隅田川水中捞上来的。

拜完了观世音,接着要去日本最古老的游乐园花屋敷。门口的牌子说“自从江户时代”果然属实,此园乃于一八五三年,即比明治维新早十五年,由造园专家森田六三郎开办的。

当初以牡丹花和菊花为主的植物园,进入明治时代后改成英式花园,并引进留声机、游乐设施、动物园等多种设备。

大正时代的浅草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闹市，剧院林立，连天皇都私下来花屋敷玩过。

经过一九二三年的关东大地震和四五年的东京大空袭两次破坏，战后的花屋敷于四六年重新开业而逐渐发展为现代式游乐园。看看五〇年左右拍的照片，基本设计已经跟现在大约相同：有云霄飞车、摩天轮、旋转木马、人工卫星塔、空中摩托车等等。

花屋敷本来地方就不大，如今游客也不多，气氛好放松。我跟小女儿一起坐小型摩天轮上去，几乎摸得到隔壁房子的居民在天台上晾的衣服，生活感极其丰富。跟完全隔绝于现实世界的新式主题公园截然不同；这里的主题是老东京味道。

泥鳅锅

晚饭决定到闻名于世的驹形泥鳅店去尝尝江户风味泥鳅锅。我小时候在东京，泥鳅还算是常见的食物，这些年倒很少吃到了。在大阪则向来甚少见到。

由浅草寺雷门出来一直往前走，大约十分钟后，右边看到的传统日本式木造大房子，就是驹形泥鳅总店。

一进去就有宽阔的榻榻米房间，众客人要么端坐或者盘腿吃喝。他们前边并没有桌子，相反直接面对火炉吃锅子里煮的泥鳅；简直是歌舞伎或古装片里的场面了。

我们订好了二楼小房间。

打开菜单看，有两种泥鳅锅；“丸锅”用整条原形的泥鳅，“割锅”则用剖开并取掉骨头的。我们两种都要，也另外点了鲸鱼刺身。首先上桌的鲸鱼刺身，我好多年没吃过，对孩子们来讲更是平生第一次。生牛肉一般透红的刺身真是美味，一下子给两个男孩吃光了。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人吃鲸鱼肉，如今只有极少量流通于市场，除非来专门店，否则无

法吃到了。

跟着两个木炭炉子登场,服务生马上送来两种泥鳅锅,说“加了葱丝就可以吃了”。用酱油和清酒调好味的泥鳅很嫩,一点也不腥。“丸锅”和“割锅”比一比,我觉得还是原形泥鳅的口感和味道更为佳。

家族旅行团十个成员当中,八个人第一次吃泥鳅锅,结果大家都拍手叫好,不仅特别而且真的好吃。再说,价钱也相当合理。我们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外面有很多人坐在长凳子上排队,其中包括电视上常见的烹调专家。

银座狮子七丁目干杯去

今晚要住的浅草景色饭店(Asakusa View Hotel)就在花屋敷旁边。

这是一家国际水准的高级饭店,住起来很舒服。客房里,通过落地窗户看得到花屋敷和浅草寺,以及下午坐水上巴士经过的隅田川。

仲夏举行的隅田川烟火大会非常有名,堤岸上边乘凉边看烟火的人非常多,其实在这里订房间看,会是最理想的观赏地点。

第二天,一大早就坐出租车去国立科学博物馆。上野公园里有两家博物馆、两家美术馆、两家音乐厅和动物园。这次选择科学博物馆,是为了给孩子们看恐龙骨头。砖头建筑跟我小时候一样,里头的展览方式却进步得多了。

午饭在不忍池边的精养轩吃,乃明治时代创始的老字号西餐厅,连夏目漱石的作品里都提到过。

婆家人不久要坐新干线回大阪。走之前,还是到东京最

有风格的闹市区银座逛逛好,反正坐地铁就几站而已。通过上野,联结浅草与银座的这条线是日本最古老的地铁线。

下了车,先去银座八丁目博品馆玩具广场给孩子们买纪念品。然后到银座狮子(Ginza Lion)七丁目店干杯去。这是一八九九年开业的老啤酒屋。一九三四年建造的德国式房子天花板特高,马赛克壁画很巨大精致。生啤酒的味道特别新鲜好喝,是札幌啤酒公司直接经营的缘故。

这次东京怀旧旅行虽然只有两天一夜,不过内容挺丰富、文化色彩浓,看来大家都相当满意。能够略尽地主之谊,我们也很开心。

日本年节菜肴

几年前一月份去台湾做事,回程在飞机上打开航空公司杂志,有篇文章介绍各地人过圣诞节、元旦时候吃的饭菜,其中讲述日本年节食品的部分叫我大吃一惊。

“最有名的‘御杂煮’就是各种蔬菜混在一起红烧而成的。”

大错特错!

那是“御煮染”(Onishime):把香菇、竹笋、莲藕、芋头、胡萝卜、茼蒿、鸡肉等材料,用柴鱼汤和酱油、糖调味好的另一种菜肴。

我大为吃惊,由于在日本,“御杂煮”(Ozōni)是人人皆知的食品,不敢相信会有人把它和“御煮染”混同起来。就像生为华人,谁不知道饺子和包子的分别在哪儿?

不过,经冷静思考,有人误会其实情有可原。首先,日本人用起汉字来真是没有才能也没有道理。“御杂煮”、“御煮染”这种菜名起得一点不文雅,实在太差了。哪里比得上发

财好市、杏林春满、竹报平安等汉人春节菜肴的吉祥名称？而且去掉了“御”字帽，剩下的“杂煮”和“煮染”两对字母也实在缺乏表现力；谁也无法猜测究竟是何种东西。

难怪外国作家弄错了。回想我自己在海外过的日子，最难接近的就是当地人过节时候在家中吃的食品。恐怕该篇文章作者虽然对东洋风俗很熟悉，但是少有机会在日本家庭吃年节饭菜。

汤泡糯米糕

据调查,“御杂煮”是日本传统年节食品中生命力最强的一种。被问每年阳历一月一日早晨,迎接新的一年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至今绝大部分日本人回答说:“御杂煮。”

“御杂煮”说穿了就是汤泡糯米糕。做法并不复杂,材料也不难到手,特别之处在于专门在年头三天里吃,其他时候绝不会出现在餐桌上。

至于糯米糕的形状以及汤水的做法,你问十个日本人,大概会得到十种不同的答案。基本上,东京等关东地区人吃的糯米糕为方块,汤水则用柴鱼、酱油和清酒调味,另外加鸡肉和青菜。而京都、大阪等关西地区人吃的糯米糕为圆形,汤水则用海带和白味噌调味,另外加芋头和胡萝卜。

记得小时候,每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附近米店送来两块刚捣好的糯米糕,日语叫作“御饼”(Omochi),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那年代,专卖制还很巩固,只有政府认可的米店

能卖大米制品,不像现在每家超市、便利店都有。

枕头那么大的糯米糕,约两厘米厚,举起来相当重。当天刚做好的,还很软,用指头一摁就瘪,保证挨母亲骂,但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指头。名副其实的米色表面上铺满了糯米粉,既干净又诱人,看样子很好吃。母亲用刀切成很多方块放在铁罐里保存。

按道理,“御饼”是正月的食物,到了一月一日早晨才上桌。不过,那个时候早已变硬,烤好后方能吃。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糯米糕则不同,还嫩,可以直接丢进嘴里去。要是母亲心情好,会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很珍惜地慢慢咬,味道既淡薄又充实,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极其健康朴素的滋味。

关东关西各不同

当年东京人的元旦,桌上摆好的年节菜肴有“御煮染”、甜味黑豆、凉拌红白萝卜丝、染红的醋章鱼等。举起杯子,彼此说新年快乐,孩子们收到了压岁钱以后,母亲才站起来到厨房盛各人的“御杂煮”去。

“要几块糯米糕?”她问。

“两个!”“三个!”“四个!”孩子们纷纷回答说。

在瓦斯火炉上烤熟的糯米糕香喷喷的,泡在热腾腾的清汤里吃,全身都暖和起来。父母说,黏黏的糯米糕会培养我们的韧性,就像黑豆代表勤劳做事到晒黑,红白两色的萝卜丝代表吉祥如意。

我印象中的“御杂煮”,乃酱油色的透明汤水里,白色糯米糕伴着绿色青菜。正月专用的白木筷子非常洁净,红色漆器则跟艺术品一般漂亮。使着长细筷子,在光亮的碗里夹住小小的鸡肉块,感觉犹如找到了宝石。虽然没什么珍贵材料,但是因为一年只吃那么几次,而且餐具都跟平时不一样

的缘故,令人觉得特别美味。

电视播放的元旦特别节目,十年如一日,介绍全国各地有特色的“御杂煮”。在关西直播的记者打开汤碗盖,冒升的热气消逝后,镜头里便出现白色浓汤,记者啜一口说:“好甜!”然后用筷子夹住圆圆的糯米糕给观众看。十年如一日,我们坐在东京家中摇着头说:“不可能!”

东京人的生活中,味噌永远是红色的;白味噌是只听说过而没吃过的外地食品。至于圆形糯米糕,我们只知道甜品店卖的,里头含红豆沙的“大福饼”。记者喊出“好甜!”的白味噌汤,加上“大福饼”般的圆形糯米糕;难道关西的“御杂煮”是豆沙汤一般的甜点吗?

年节是家族亲戚团聚的场合。每年一月二日去姥姥家拜年,三日则留在家中,接待来拜年的其他亲戚。对小孩而言,都是收到压岁钱的欢喜机会。总之,在整个成长过程,我一直没机会吃别人家的“御杂煮”。长大出国后,连过年的习惯都很难保持了。

古都料理

谁料到,我三十五岁嫁给关西人,第一次吃到白味噌“御杂煮”。那年,初夏结的婚,到了冬天肚子已经好大,不方便自己动手做年节菜肴,于是干脆坐新干线到婆家去吃了。

为了回避交通混乱,我们等到一月一日才离开东京,下午到了婆家。一进门,公公婆婆让我还穿着大衣就接受神龛,并用关西方言告诉我:“快敬仰东方!”我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始终不大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虽说都是日本人,东西两地的风俗习惯很不同。

然后坐下来吃婆婆花很多天准备好的年节菜肴,日语叫做“御节料理”(Osechi Ryori)。哎呀!关西人做起饭来实在精致,的确不愧为古都人的后代;相比之下,我们东京人可真是土包子了。

桌上有整条烤鲷鱼、濑户内海明石产的章鱼刺身和炭烤海鳗、一种醋泡鱼,是东京没有的。牛肉牛蒡卷、什锦炒鸡、红白萝卜丝等菜肴,全用海带汁、淡色酱油和料酒调味,不仅

颜色漂亮,而且吃起来非常可口,一点不像常用浓色酱油和焦黑白糖的东京菜。

最后登场的关西“御杂煮”让我大开眼界。白味噌汤喝起来稍咸稍甜,有黄豆的香味。沉在里面的圆形糯米糕跟鸡蛋一般大而白,像玉石那么光滑,吃起来口感比方块糯米糕温柔得多,黏黏的表面跟白味噌浓汤相融得极好,加上熟透的芋头和胡萝卜化在舌头上的快感,可说是素食的极品了。

同样是汤泡糯米糕,关西“御杂煮”跟东京“御杂煮”简直是不同的料理。东京人故意把方块糯米糕稍微烤焦黑,然后泡在清汤里,会产生类似于锅粑的效果,我一直以为那是吃“御杂煮”的乐趣。然而,关西人轻松达到高过好几层的境地。无瑕无疵的圆形糯米糕不仅看起来美观,而且逐渐跟白色浓汤化在一起的过程好比慢慢爬到高潮一样,使饮食成为充满期待而令人兴奋的难得经验!

人人都爱吃家乡菜。我也不例外。但是,关于“御节料理”,自从那年,我是再也不会回头了。每年一月一日摆在桌上的,一定是关西风味。

好在东京是各地方人聚在一起生活的首都,容易买到白味噌、圆形糯米糕、淡色酱油等。我小时候没吃过,只是由于双亲都为东京人,对外地食品完全陌生的缘故。

过年的欢喜气氛

这些年在日本,越来越多人不再自己做年节菜肴而从商店买来装在漆器套盒中的既成品。

报纸说,最畅销的是一万五千日元左右的,但也有不少人买三万、五万的。三越百货公司出售的一套为最高价,竟达一百万日元,不过其中八十万是泥金漆器的费用。另外,喂给狗吃的“御节料理”也很流行。我估计,孩子已经长大独立但是没有成家的老年夫妻,本来打算花在孙子身上的金钱,如今为宠物消费了。

尽管如此,在日本全国,大家还是动手做自家味的“御杂煮”吃。任何食品应有尽有的便利店,也还没开始卖“御杂煮”。是汤泡糯米糕非当场做不可的缘故?是各地各家的做法实在五花八门,很难商品化的缘故?还是传统年节菜肴中至今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种,大家下意识地希望保护下去的缘故?

无论如何,一亿人几乎同时吃汤泡糯米糕的场面,想象起来很幽默好笑,我觉得特别符合过年的欢喜气氛。

蜡烛之夜

二〇〇三年夏天,日本最美好的回忆无疑是六月二十二日夏至夜,全国五百万人主动灭电灯而点上了蜡烛。

本来一群市民想起的计划,大胆地取名为“一百万人的蜡烛夜”,谁料到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个人、团体,而且各地方政府都纷纷表示要参与。结果,从东京塔到冲绳首里城,平时一到傍晚就自动照明的两千一百个地标,统统于晚上八点钟同时关掉了电灯,之后的两个小时,日本夜晚恢复了大家已经很长时间忘记的黑暗。至于民房,究竟有多少家庭参加了蜡烛夜行动,则不容易得知。不过,通过计算机和手机报名参加的人数远远超过主办人的预测,轻轻松松达到了本来谁都以为大胆的目标:一百万人。最后,据《每日新闻》估计,大约全国五百万人,也就是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参与了这场既和平又寂静的行动。

关掉电灯而点上蜡烛,到底有什么意义?主办人都没有解释。其实,这次行动成功的最大原因,大概是免除了政治

口号。以往的市民运动一定有口号,譬如,反对核电、保护环境。但是,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没心思喊政治口号。反之,要么一个人,要么跟亲人一起,默默地关掉电灯而点上蜡烛,大家心领神会个中的寓意: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刻到来了。

也许是战时空袭下的灯火管制造成了严重精神创伤的缘故,过去半个世纪的日本人,把家庭里每个角落都用荧光灯照得特别亮,跟谷崎润一郎曾经在《阴翳礼赞》里描绘的,简直是不同的民族了。

回想我小时候的东京,蜡烛仅于偶尔发生停电时候才会用上,或者插在生日蛋糕上。长大后出国了发现,西方人把室内照明调得相当暗,却懂得利用台灯和蜡烛,很会制造气氛,真是大开眼界。后来到意大利度蜜月买的烛台,如今经常在晚餐时间拿出来用,看到红色火焰,连一岁女儿都眯着眼睛像深思什么似的。今年夏至夜晚,广大日本人发现烛光之美与力量,我心中拍手叫好。

这次行动的主办人叫辻信一,乃一九五二年出生的文化人类学者,经过十多年的海外生活回到日本,目前在明治学院大学国际系任教。他二〇〇一年问世的《SLOW IS BEAUTIFUL》可说是日本缓慢生活热的起点之一。翻翻七月底刚出版的新书《缓慢生活一百个关键语》,目录上有:徒步、土

地、水、育婴、美洲原住民、非暴力、地区通货、另类医疗、环保观光、公正贸易等词儿。从七十年代的嬉皮士,经过八十年代的新纪元运动,到最近的反对全球化,对关心社会问题和阅读的人来说,并没有特别新鲜的话题。关键是,在日本一向属于社会边缘的意识形态,终于推动了五百万群众。

蜡烛不仅是古老的灯光,而且是历史悠久的祈祷工具。即使是早失去了传统审美感和生活方式的现代人,一点上蜡烛就会自动地想起远处的亲人、小时候的回忆、已去世的长辈,也会想到历史、宇宙、地球。因为关掉电灯带来原始的黑暗和寂静,而摇晃的烛火始终代表人类共同的希望和未来。

东京泡沫妈咪

几年前结婚生孩子,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女人的工作这么不容易。日本有俗语说“一天三顿加上午觉”意味着家庭主妇不仅白吃饭而且闲着没事干。单身时,我一直以为婚后天天在家的女人一定会闷得慌。但那是大错特错。自己带了个小孩才发觉,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比全职母亲辛苦。

我曾在日本报社当过记者,劳动条件差得要命:一天工作十七个小时,有时连续六周没放假。现在回想,其实新生儿母亲的处境困难得多: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开头三年没假可放。做记者的时候,我每次放假都一定发烧;平时很紧张,疲劳积累也感觉不到,一放松却不可收拾。做了母亲以后,我再也不会发烧了;因为如果病倒,没有人会代替我。总之,经过亲身体验,我对家庭主妇一族的看法彻底改变,开始认为她们非常伟大。

女性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很多母亲产后不久就回到职场,小孩则给送到托儿所。世界舆论支持那些职业女性,说

她们兼负工作育婴两担。实际上,全职母亲更值得赞扬;她们一秒钟都放不下育婴这特重的担子。我觉得媒体舆论对家庭女人太不公平。

昂贵的报名费

昏天黑地过了第一年,我开始认识其他母子。推着婴儿车到隔壁大学校园散步去,有幸碰到自己的同类,感觉犹如见到了多年知己,因为彼此都熬过了孤独又失眠的一年。当然亦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这些“育子朋友”非常重要,因为如今出生率低落,不仅街上而且公园里都很少看到小朋友,孩子接近两岁开始需要伙伴时,除非事先打电话约好,否则没有人一起玩。

我自己当初不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跟儿子贸然出发,有时附近两个公园都完全无人影,特地去了这一带最大的公园才见到几个小朋友。三十多年前,我在东京新宿长大时,家前边的小巷,总有几个孩子在玩。小的还被母亲抱着,大的从几岁到十几岁不同,有人用蜡石在地上画画儿,有人跳橡皮筋,男孩们抽陀螺,打洋画玩儿。那种情景,今天只能往宫崎骏卡通片里寻找了。

某一天,我翻着跟早报一起送来的一大堆广告单,其中

有一张写着“体操班,一岁开始,欢迎免费参观”。出于好奇心,马上挂个电话,当天下午就去了位于车站广场,书店地下的体操教室。两个年轻女指导员跟着音乐带领几对小孩和母亲玩耍。我儿子似乎对集体活动没兴趣,始终往设于角落的饮料自动贩卖机爬过去,也不能怪他,毕竟才一岁。不过,有些小朋友看来喜欢上了指导员姐姐,导致他们母亲考虑要不要正式报名。看看简介,报名需要先付三个月的学费(一万八千日元),如果当场报名就免除入学费(五千日元),另外需要买指定的体操服和帽子。价钱虽然不便宜,但是大多中产阶级家庭勉强付得起。

忽然在资料头一行看见“御客样”即“顾客大人”字样,我本能地提高了警惕。我到这里本来是为了孩子;给宝贝儿的生活加添色彩、让他多交朋友等。但是,人家举办幼儿体操教室不外是为了赚钱。母亲为孩子着想的心,因为无私,所以特容易被商业机构剥削。我听过不少人通过电话推销购买了高价英语教材。为自己绝不肯付的惊人价钱,为了孩子的将来,很多人甘心负担。对于攻击母亲心理弱点的教育产业,我很有反感。

为了宝贝小孩

儿子两岁那一年,我几乎天天带他去儿童公园,幸亏交到了一些母子朋友。但是,一到夏天,公园里就太热了。我带儿子去远一点的亲水公园或游泳池,有些人干脆到游泳学校报名去了。秋天到来,他们却没有回来。我理解,这年头,给小孩找伙伴玩好吃力,只要付一个月几千日元的学费,就可以有固定的活动项目以及伙伴,自然有人愿意当顾客大人去啦。

非商业活动并不是没有。例如,附近儿童馆就有为两岁小孩子们设计的节目。我儿子很喜欢,当初约一个女孩子一起去。可是,她母亲不习惯跟其他家长打交道,后来停去儿童馆,而到某家出版社举办的幼儿学习班去了。目前的日本社会,“早期教育”越来越火热,让人诧异低出生率时代哪里来的升学压力。局外人不明白,幼儿班繁荣的主要原因,乃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把育子重担花钱转包出去。带孩子去公园或儿童馆的,彼此都不过是平民;付钱参加幼儿班,身价马

上会不一样,自动提高为顾客大人,自我感觉跟贵族一般。

到了深秋,公园里更寂静。有些小朋友,为了对付名门幼儿园的入学考试,参加“入试体操班”。原来,幼儿体操教室的重要功能是训练孩子离开母亲自己走、跑、扔球、鞠躬、答问,从而成功赢得考官的好感。有位母亲,牙医的太太,告诉我,她老大满一岁就到体操教室报名去,后来各种入试班统统参加,三岁考上名门幼儿园,六岁考上名门小学以前,教育费竟达到了六百万日元,即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年薪。

这是什么样的年代?又不是经济高度成长,房价几年翻一番的泡沫经济时期,而是低成长、通货紧缩的时代了。谁有这么多钱为孩子花掉?据我观察,一方面有先生做医生或外资公司经理等的高收入族,另一方面有太太娘家有资产,婚后仍提供经济支援的大小姐族。她们有个共同点:都在一九六〇年和七〇年之间出生,于八十年代末的泡沫经济时期,彻底尝到了甜头。

虽然我也属于同一代,但是那段日子在海外住,结果对日本社会在泡沫经济时期前后的变化,有旁观者清的优势。简单而言,那十年里,日本人集体迈进了高消费,导致他们的自我形象,除了消费者,只有消费者,还不是普通的消费者,

而是高人一等的顾客大人。刚做母亲时,非得埋头照顾新生儿的泡沫妈咪们,过了两年重新昂头来做顾客大人。这回,高消费的焦点当然是宝贝儿。

“消灭生活感”

儿子上幼儿园以后,我对周围的家庭主妇,越来越觉得疏远。我想利用孩子不在的宝贵时间尽情写作;她们每天结伴泡咖啡馆,或者逛百货公司去。这几年日本很流行串珠做装饰品。儿子同学的母亲们,好像集体购买材料集体做,有时大家都戴着同一款式的项链、指环。看起来,她们拼命打发着时间,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做工作。因为孩子在幼儿园待的时间很短,最长也才一天四个半小时,所以母亲出去打工确实不大现实。于是,有人打网球,有人上歌唱班,总之花钱消磨多余的时间。

我逐渐发现,如今的日本主妇对“生活”非常反感。“消灭生活感”是女性杂志常采用的口号。怪不得,幼儿园孩子的母亲们,早上下午我见到之际,一定化妆好,穿着时装,鞋子是 FERRAGAMO,小包是 PRADA,绝不表露在家休息时候是什么样子,更没有人提着超市的塑料袋子出现。从前的家庭主妇,用多余的时间为丈夫孩子做衣服编袜子;那种女人

在日本似乎已灭绝。亲手做的生活用品充满着“生活感”，她们宁愿买别人一看就知道的名牌商品，或者集体做同一款式的装饰品而表示对流行敏感。

孩子们下课以后的生活，跟我小时候完全不同了。三岁班的总共四十五个同学当中，没有参加收费课外活动的只有两个。其他人都上体操班、游泳班、钢琴班、英语班。我最吃惊的是“绘画手工教室”。如今的幼儿园采用自由保育方式，不强制孩子们坐下来一起画画、玩粘土。但是，私立小学的入学考试，仍旧包括这种科目。于是，不少家长送孩子去的学校贵得要命：一个月共四堂课的费用接近三万元，比普通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还贵。另外有闻名于世的“公文式学习教室”竟然教三岁孩子拿筷子收钱。到了四岁，很多孩子一周上三四次课外活动，对家长的经济负担确实不轻。

儿子下课后要跟朋友玩，可是大家都摇头说没时间。好不容易约好几个人一起玩，每位母亲都带来著名铺子做的糕点，暗暗地比较谁买的东西最贵，让人心情很紧张。跟她们聊天，我发觉，其实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相当朴素。满身名牌货的医生太太说，买菜一般都到商店。但那是最低级的超市，食品质量很可疑，我自己向来不敢进去。她们跟孩子吃的午饭，往往在麦当劳等廉价快餐厅。有一次，我带儿子到

一个同学家玩。房子是几百坪的豪宅,大厅角落摆着大钢琴,旁边有一套欧洲进口的餐桌椅子。三对母子坐下来,要吃主人早就安排好的午饭。原来,她叫低级连锁餐厅给送盒饭来了,实在难吃。令我真正惊讶的是饭后大家均摊那一点点费用。如今的日本阔太太好比没有仆人的贵族一般,生活能力差得可以。

越来越少的泡沫妈咪

几年前,幼儿园后面开了个托儿所叫做 KENPA。跟职业女性每天送小孩去的传统托儿所不一样,这是以家庭主妇为主要顾客的新型设施,价钱贵得离谱,三小时五千元,乃相当于公立托儿所三天的费用。不仅名字当中有英文字母,而且职员里有些外籍人士,固定时间开英语班,也偶尔举办复活节、圣诞节派对等活动。虽然商业气息非常浓厚,但是太太们特别喜欢国际化的包装,很愿意当上顾客大人。每次幼儿园开家长会,几乎一半同学被送到 KENPA 去。一位母亲告诉我,其实女儿还没上幼儿园以前,每星期一定去那里玩。“我也需要歇一会儿嘛。空下来的时间,跟其他妈咪去 KTV 唱歌发泄了”。

儿子三岁八个月时,我老二出生,是个小女儿。从此每天接哥哥下课或参加幼儿园的各种活动,我都带妹妹去了。谁料到,有些母亲对偶尔哭闹的小娃娃看不顺眼,导致家长会贴上通知说:会员参加活动时,请把小朋友先寄托好。很

明显,由她们看来,婴儿跟行李之间没有根本性区别,于是不可理解,为什么我这类人拒绝利用 KENPA 的服务。接着,家长会召开会议讨论:部分会员带小娃娃来为别人造成麻烦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我简直目瞪口呆。她们以为幼儿园是戏院?高级餐厅?还是美术馆?因而非保持肃静不可?总之,人家确信自己既然付了钱,就能够享受顾客大人的地位,绝对有权利要求别人安静下来,即使那别人是同学的幼小弟弟妹妹。

这些日子,在我心目中,日本家庭主妇的形象没有几年前光荣了。她们长期没出去工作、专门当消费者的结果,患上严重的顾客大人综合征;把有限的资源全拿去付给别人而得到心理满足,同时忽略生活实质。还是她们就是闷得慌了?

现在,日本很多家庭需要夫妻俩都工作才能糊口。泡沫妈咪人口今后一定会越来越少。不过,我还是特别担忧:作为社会基础的中产阶级失去了传统生活技术和健全的道德观念,这国家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懂得享受慢食的人

日本足球队的法国籍前任教练,有一次批评日本选手说:“这里的小伙子们精力不够,是不尊重饮食的缘故。看看街上的便利店,整天不停地营业,什么时候都可以吃饭,但是他们站在店前匆匆吞下的到底是何种东西呢?没有营养也没有味道,自然不会有力气做出大事情来。”

在日本人看来,那是标准的欧洲人观点。娱乐杂志经常惊奇地报道,西方来的乐团参加日本电视台节目,排练中到了吃饭时间,不仅非先吃不可,而且拒绝吃早已冷却的盒饭,坚持要求在罩了台布的饭桌边坐下来吃热腾腾的西式套餐,真不懂得入乡随俗。毕竟在日本,为了工作而牺牲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摄影棚里做事的人,每天三顿全吃盒饭也并不少见。有句俗话说:“快吃快拉都算才能”。匆匆吃完,赶快回岗位,是被日本人赞扬的工作态度。

小时候听说意大利人吃晚饭花三个钟头,觉得实在不可思议。父母说:“所以,那边的人个个都那么胖”,犹如贪嘴

是可耻淫秽的癖性。当年的日本人提倡就餐时候不该说话而专心吃;吃得越快、越沉默则越有礼貌。也许是武士道精神的遗风。回忆中的饭桌跟欢乐气氛不沾边儿,没有会话,唯一听到的说话声是电视机里的。

黑白变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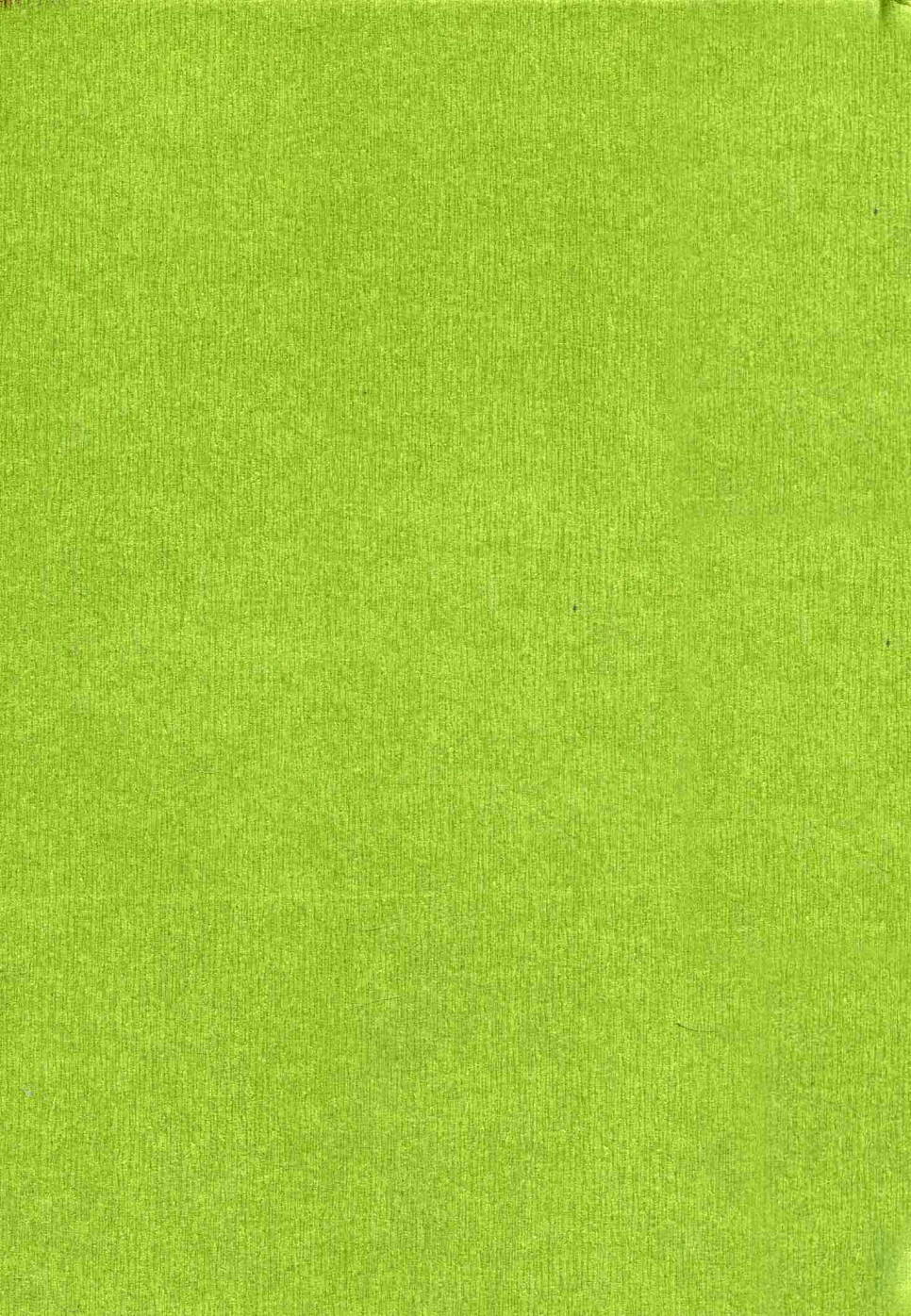
我发现日本菜其实充满着感官的快乐是长大出国后的事情。有位曾留学日本的加拿大姑娘说：“如果喜欢美味，就不能不喜欢日本了。桌上有那么多种食品，做得那么精致可爱，而且个个都有不同的味道。”她的表情仿佛回顾着浪漫的邂逅。在外国的灯光下，寿司的确像宝石那么漂亮，天妇罗像丝绸一般华丽，好比我印象中的黑白照片忽然变成彩色似的。

这些日子走在东京百货公司地下的食品部，橱窗里的商品样样都特别美丽，所散发的魅力不亚于名牌装饰品。只是，早已冷却的西兰花虾仁为什么永远像刚炒好的，好比是极精巧的蜡制模型？一定是化学的魔法了。例如超市卖已切好的蔬菜，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也不会坏，据报道要归功于漂白剂，跟用来漂布的一样。

经济不景气的今天，百货公司地下卖的既成食品，乃日本中产阶级家庭偶尔享受的奢侈品了。岩村畅子调查东京

一百多个家庭连续一周的伙食内容而写成的《变化中的家庭,变化中的餐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调查结果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多么贫乏无味。四口子的标准家庭,平时靠便利店的饭团、面包、便当生存,周末则吃百货公司地下的蜡制模型或宅配比萨换口味。虽然比我小时候商业化多了,但是场面照旧缺乏色彩,而且当年的家常菜如茶碗蒸蛋或煮豆等,岩村说两千多个样本里一次也没出现。

最近,媒体上常见的新词 slow food,根据岛村菜津写的《slow food 的人生!》,意味着花时间做的食品花时间享受,以此对抗发自美国而迅速全球化的快餐文化。茶碗蒸蛋和煮豆都算是日本传统的 slow food,居然跟稀少动植物一般面临着灭绝危机。岛村介绍的 slow food 实践者,仍然以意大利人为首。因为饮食是人生观的直接表现,懂得爱护生命的人,才会有丰富的饮食生活。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312446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 来自生活的灵感

幸福的定义

蜜月之味

午后四时的啤酒

植物的日子

开拓者精神

三角关系

不伦之恋

神话的时间

钢琴情结

便当的味道

汽车与手机

寂寞的餐桌

咸菜和梅酒

东京怀旧旅行

日本年节菜肴

蜡烛之夜

东京泡沫妈咪

懂得享受慢食的人

封底